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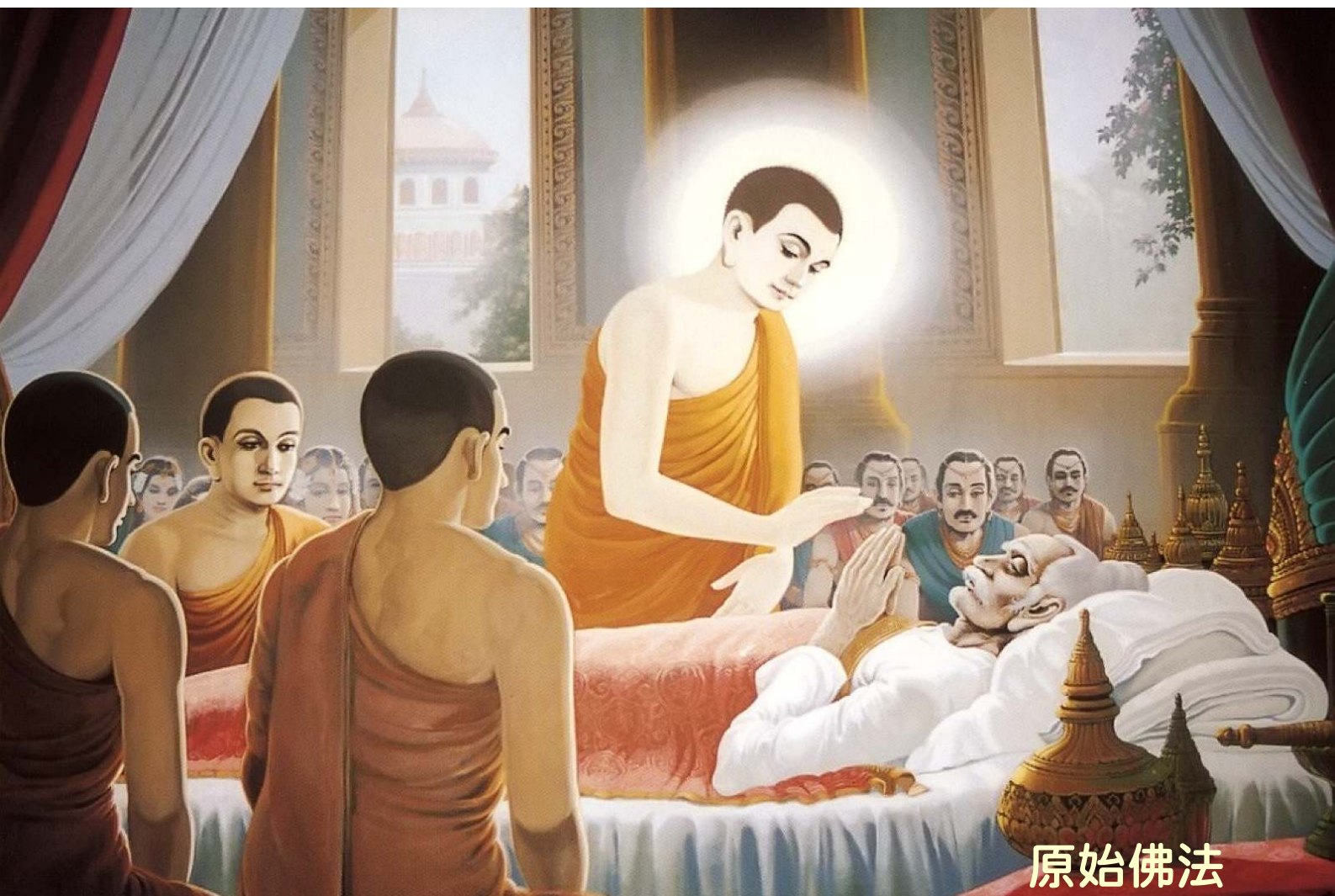


原始佛教會 Saddhammadīpa
ORIGINAL BUDDHISM SOCIETY

佛陀正覺後 2443 年
2011 年 3 月 8 日

正法之光

第 9 期
創刊於 2010 年 7 月 5 日



原始佛法
人間佛教

辛卯年新春，
第十八期中道十日禪在內覺禪林舉辦，這是離苦的道路，擾攘不安身心的歇息之所。
聽聞正法，改變習氣，便是為出家做準備。

當有一天對凡俗生活的內涵、方向、以及人生的重點有所覺悟，才進入另一個階段。

出家是漫長的過程，也是修行的歷程，有的經過一年半載，有的需要一辈子的時間。從迷惑到正覺離貪，重點不在所穿的袈裟，而是修學的過程。

 原始佛教會 發行

中華郵政台北雜字第 1681 號
執照登記為雜誌交寄

佛陀正覺後 2443/2011 年 3 月 18 日～20 日

中道僧團至南印參加 Bangalore 摩訶菩提學會 典禮留記



18 日上午參觀葛印卡禪林



18 日上午摩訶菩提學會禪林破土典禮



18 日夜晚大長老開示



18 日夜晚隨佛法師在僧團集會致詞
尊崇大長老(Ven. Acharya Buddharakkhita)
並肯定印度南傳僧團的貢獻



18 日上午參觀摩訶菩提學會禪林



19 日上午南傳佛教大學開幕典禮前



18 日夜晚與大長老合照



19 日上午南傳佛教大學開幕典禮，
師父致詞推崇摩訶菩提學會的貢獻
並介紹華人原始佛教及僧團的發展



19 日上午典禮，省長蒞臨



19 日上午贈送
正法之光月刊給朴清秀居士



19 日上午
南傳佛教大學開幕典禮開始前



19 日上午典禮中，
2010 年的諾貝爾和平獎被提名者，朴清秀(Park, Chung-Soo)致詞



19 日贈《相應菩提道次第》給舊識的 Ladakh 摩訶菩提禪修中心 主持



20 日與 Buddhist Youth Ladakh 主席法談合影



20 日下午與德國法友合照



20 日下午
師父依相應部、雜阿含經開示
十二因緣法、菩提道次第

- 一、我們不否認在此方、他方，過去、現在、未來有若一、若二甚或百、千、萬、億佛；但是為避免無謂的臆測與爭論、遠離偽說的揉雜，我們回歸歷史上的 釋迦佛陀為我們的根本大師。
- 二、我們承認在歷史的遞嬗中，佛教有各宗各派的教說；但是我們奉持由大迦葉所號召，經過五百位修行成就者—阿羅漢所認可的第一次結集之聖典作為修行的依據。雖然這可能沒有將 佛陀一生說法全然收集，但是作為顯明正法及修證菩提所需，必(已)然足夠。
- 三、經過兩千四百多年的傳承， 佛陀原始教法已然新舊交雜、真偽難分；我們以近 200 年來佛教學界的考據為依據，確認雜阿含經與南傳相應部當中古老修多羅的共說，去除後世之增新與部派教義之混雜融涉部分，還原第一次聖典結集之原貌。
- 四、我們尊重任何端正信仰之教派；但是我們以奉行 佛陀真實教法之僧團為現前的依止。
- 五、我們尊重任何不違反法律與善良風俗的教說與信仰；我們謹守政教分離之原則，不參與任何政黨與政治活動。我們確認緣生法無從比較出絕對的勝劣平等，男女二眾皆能成就無上菩提，是應恪守分責分權之分際。

第 9 期
創刊於 2010 年 7 月 5 日



指導：中道僧團
導師：隨佛法師 (烏帕沙瑪比丘)
Ven. Bhikkhu Vipassana
發行：原始佛教會
發行人：明至法師

2012 年 5 月再版

佛法 驪珠	隨佛而行	澄湖映日……………	4
	古老經說	成就四聖諦之三轉十二行……………	5
		古老經說白話摘要與讀後感言……………	6
	佛史溯源	部派分裂之探究(二) 五事異法之論爭(下-2)……………	8
清淨 三寶	禪林法音	《宿命業報與因緣業報之差異》之開示連載預告……………	20
	善知識語	在塚間靜修的體驗……………	21
	善知識語	當我遇到了中道僧團……………	26
	特別報導	短期出家的緣起……………	28
正向 菩提	正法新聞	正法新聞……………	34
	特別報導	春節十日禪修紀實……………	38
	心得分享	中道十日禪心得……………	44
	法語選萃	法語選萃……………	45
廣結 善緣		參加禪修心得……………	45
	心得分享	捐血和繪畫活動後的感想……………	47
		輪迴的歲月……………	48
		禪修心得……………	49
		相伴……………	50

本期內容摘要

二月初適逢辛卯年新春，中道僧團與中華原始佛教會一如往年，在內覺禪林舉辦新春中道十日禪，本期【特別報導】記述禪修期間法工們的真誠付出，法友全家的護持與植福，還有發心圓頂的儀式，透過活動報導，您可以一窺活動的全貌。

【正法新聞】報導二月份開始在台北市民有里的社區宣法活動，這是中道僧團第一次以走入社區的方式宣揚佛陀教法；透過這樣的宣法活動，讓佛陀的教法深入社區，在多樣的接觸中，提供人們親近佛陀教法的可能。

隨佛尊者與 Bhikkhu Aticca 於三月十八日至三月二十日應印度摩訶菩提學會之邀，拜訪南印度 Bangalore，並於慶祝會中開示 佛陀教導的禪觀法要，如果您想更了解活動內容，本期【正法新聞】提供詳細報導。

宛然矣

十里澄湖映日紅，
半山春林吟晚風，
旋空歸燕無密意，
斜天銀月出長松。

佛正覺後二四二五年歲次癸酉 佛陀弟子 隨佛比丘 偈

成就四聖諦之三轉、十二行

節錄自隨佛法師之《相應菩提道次第》第三章 佛陀正覺因緣
第二節 成就四聖諦之三轉、十二行



1-3-2 佛陀先正覺「苦」、「苦集」、「苦滅」、「苦滅道跡」——四聖諦，再進而修習苦滅道跡——八正道，最後完成「苦已出、苦集已斷、苦滅已證、苦滅正道已修」，於四聖諦三轉、十二行（初轉悟道，二轉修道，三轉證滅）得明覺，成就無上菩提

SA379 大正藏《雜阿含》第 379 經；SN56.11《相應部》諦相應 11 經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波羅奈鹿野苑中仙人住處。

爾時、世尊告五比丘：「此苦聖諦，本所未曾聞法，當正思惟時，生眼、智、明、覺。此苦集，此苦滅，此苦滅道跡聖諦，本所未曾聞法，當正思惟時，生眼、智、明、覺。

復次、苦聖諦，知當復知，本所未聞法，當正思惟時，生眼、智、明、覺。苦集聖諦，已知當斷，本所未曾聞法，當正思惟時，生眼、智、明、覺。復次、此苦滅聖諦，已知當作證，本所未聞法，當正思惟時，生眼、智、明、覺。復次、此苦滅道跡聖諦，已知當修，本所未曾聞法，當正思惟時，生眼、智、明、覺。

復次、比丘！此苦聖諦，已知已知出，所未聞法，當正思惟時，生眼、智、明、覺。復次、此苦集聖諦，已知已斷出，所未聞法，當正思惟時，生眼、智、明、覺。復次、苦滅聖諦，已知已作證出，所未聞法，當正思惟時，生眼、智、明、覺。復次、苦滅道跡聖諦，已知已修出，所未聞法，當正思惟時，生眼、智、明、覺。

諸比丘！我於此四聖諦，三轉、十二行，不生眼、智、明、覺者，我終不得於諸天、魔、梵，沙門、婆羅門，聞法眾中，為解脫，為出，為離，亦不自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我已於四聖諦、三轉、十二行，生眼、智、明、覺故，於諸天、魔、梵，沙門、婆羅門，聞法眾中，得出，得脫，自證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爾時、世尊說是法時，尊者憍陳如，及八萬諸天，遠塵、離垢，得法眼淨。

爾時、世尊告尊者憍陳如：「知法未」？憍陳如白佛：「已知，世尊」！復告尊者憍陳如：「知法未」？拘鄰白佛：「已知，善逝」！尊者拘鄰已知法故，是故名阿若拘鄰。尊者阿若拘鄰知法已，地神舉聲唱言：「諸仁者！世尊於波羅奈國仙人住處鹿野苑中，三轉、十二行法輪，諸沙門、婆羅門，諸天、魔、梵所未曾轉；多所饒益，多所安樂，哀愍世間，以義饒益，利安天人，增益諸天眾，減損阿修羅眾」。地神唱已，聞虛空神天，四天王天，三十三天，炎魔天，兜率陀天，化樂天，他化自在天，展轉傳唱，須臾之間，聞于梵身天、梵天乘聲唱言：「諸仁者！世尊於波羅奈國仙人住處鹿野苑中，三轉、十二行法輪，諸沙門、婆羅門，諸天、魔、梵，及世間聞法未所曾轉；多所饒益，多所安樂，以義饒益諸天世人，增益諸天眾，減損阿修羅眾」。世尊於波羅奈國仙人住處鹿野苑中轉法輪，是故此經名轉法輪經。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古老經說 白話摘要

台灣 編輯組

我曾經親耳聽 佛陀這麼說的：有一段時間(佛陀正覺後不久)， 佛陀住在波羅奈國鹿野苑中的仙人的住處。

那時， 世尊告訴五位比丘說：「苦聖諦（苦的內涵的真理），本來是我所沒有聽聞過的法，當內正思惟¹的時候，生起法眼、智慧、明見、正覺；苦集聖諦（苦的緣由的真理），苦滅聖諦（苦如何滅盡的真理），苦滅道跡聖諦（滅苦的八正道的真理），本來是我所沒有聽聞過的法，當內正思惟的時候，生起法眼、智慧、明見、正覺。(譯註：以上是第一轉四行)

再次，已知苦聖諦後，應當要再徹底的了知，本來是我所沒有聽聞過的法，當內正思惟的時候，生起法眼、智慧、明見、正覺；已知苦集聖諦後，應當要斷除這苦的緣由，本來是我所沒有聽聞過的法，當內正思惟的時候，生起法眼、智慧、明見、正覺；已知苦滅聖諦後，應當要證得苦的滅盡，本來是我所沒有聽聞過的法，當內正思惟的時候，生起法眼、智慧、明見、正覺；已知苦滅道跡聖諦後，應當要修習這滅苦的八正道，本來是我所沒有聽聞過的法，當內正思惟的時候，生起法眼、智慧、明見、正覺。(譯註：以上是第二轉四行)

再次，比丘們！對於已知的苦聖諦，我已經徹底了知，本來是我所沒有聽聞過的法，當內正思惟的時候，生起法眼、智慧、明見、正覺；對於已知的苦集聖諦，我已經斷除了苦的緣由，本來是我所沒有聽聞過的法，當內正思惟的時候，生起法眼、智慧、明見、正覺；對於已知的苦滅聖諦，我已經證得苦的滅盡，本來是我所沒有聽聞過的法，當內正思惟的時候，生起法眼、智慧、明見、正覺；對於已知的苦滅道跡聖諦，我已經完成修習八正道，本來是我所沒有聽聞過的法，當內正思惟的時候，生起法眼、智慧、明見、正覺。(譯註：以上是第三轉四行)

各位比丘！我對於這四聖諦的三轉、十二行，若還沒生起法眼、智慧、明見、正覺，我終究不能在眾多天、魔、梵、沙門、婆羅門，及聽聞此法的群眾

中，成就解脫，成就出離，也不能宣稱自己證悟無上正等正覺；因為我對於這四聖諦的三轉、十二行，已經生起法眼、智慧、明見、正覺，所以我能在眾多天、魔、梵、沙門、婆羅門等聽聞此法的群眾中，得以出離，得以解脫，並能宣稱自己證悟無上正等正覺。」那時，就在 世尊演說這四聖諦法要的時候，尊者憍陳如，以及眾多在聽法的天神們，遠離無明的塵垢，而得清淨法眼。

那時， 世尊問尊者憍陳如：「你了知這四聖諦法沒」？憍陳如回答 佛陀說：「世尊，我已經了知」！世尊又再次問尊者憍陳如：「你了知這四聖諦法沒」？憍陳如回答 佛陀說：「善逝，我已經了知」！尊者拘鄰（憍陳如的另一音譯名）因為已經知法的緣故，所以被稱為：已了知的拘鄰（阿若拘鄰）。尊者阿若拘鄰回答已經了知四聖諦法後，地神高聲唱說：「各位仁者！ 世尊在波羅奈國鹿野苑中的仙人住處，轉四聖諦的三轉、十二行法輪，這是所有沙門、婆羅門，天、魔、梵所從來沒有做過；能利益很多眾生，能使很多眾生得安樂，顧念憐憫這世間，用四聖諦的法義，使得天、人得到利益安樂，使得天眾增加，使得阿修羅眾減少。」地神唱完後，聽到虛空神天，四天王天，三十三天，炎魔天，兜率陀天，化樂天，他化自在天，接續傳唱，一會兒就傳到梵身天。梵天趁著唱聲接唱：「各位仁者！ 世尊在波羅奈國鹿野苑中的仙人住處，轉四聖諦的三轉、十二行的法輪，這是所有沙門、婆羅門，天、魔、梵，及聽聞此法的群眾所從來沒有做過；能利益很多眾生，能使很多眾生得安樂，用四聖諦的法義，使得天、人得到利益，使得天人眾增加，使得阿修羅眾減少。」 世尊在波羅奈國鹿野苑中的仙人住處首次轉四聖諦法輪，所以這篇經文稱為轉法輪經。

佛陀說完此經後，比丘們聽聞 佛陀的教導，恭敬歡喜的依法修行。

1. 內正思惟(巴利語 *yoniso manasikara*：如理作意，向根源作意)，參考《雜阿含》287 經，及南傳《相應部》『因緣相應』12.65 經的巴利語版；而八聖道的正思惟的巴利語 *sammā sankappa*，梵語 *samyak-saṃkalpa*。

古老經說 讀後感言

台灣 法觀

根據佛教經藏、律藏所述，本經（《雜阿含》379經：轉法輪經）應該是 佛陀開悟後，首次對出家眾開示講演佛法的全部：四聖諦。可以稱本經為「佛法第一經」。聞法的出家眾，不是別人，正是隨 佛陀一起修苦行的五比丘。據說，先前這五比丘對 佛陀捨棄苦行，變更修行方式，非常不以為然；認為 佛陀已經失去求道信念，貪求安逸。繼續堅持苦行的五比丘，遙見開悟後的 佛陀向他們走來的當下，還相互約定不必理會這已經失去道心的悉達多。但是開悟後的 佛陀，言行舉止自然散發出成就無上正等正覺者的信心與氣質，五比丘應該很快就察覺這個悉達多已經不是他們所熟知的修苦行道友，而也不像一位失去道心的求道者。所以他們馬上對 佛陀在態度上有了一百八十度大轉變，虛心凝神底聽 佛陀怎麼說。

說服堅持苦行的五比丘放棄無益苦行，恐怕不是簡單的事情，普通人大都會認為放棄苦行就等於重新接受了享受五欲的放逸生活。比對南傳《相應部》諦相應 11 經（南傳佛教的轉法輪經）： 佛陀先對五比丘說明他捨棄苦行一邊，也捨棄放逸一邊，採取中道的修行模式才得以成就正等正覺，所謂「捨此二邊而以中

道現等覺」。

雜阿含本篇經文主要記載的是 佛陀向五比丘開演四聖諦內容，不過此處的記載簡要，可比對《相應部》『諦相應』11 經後得到補充證明。根據諦相應 11 經內文， 佛陀應該已對五比丘解說緣起法與緣生法，尊者憍陳如在見法後才說出：「有集法者，悉皆有此滅法」。

本篇經文不斷提到：「法眼生起了，智慧生起了，明見生起了，正覺生起了」（生眼、智、明、覺）。表達 佛陀在修習四聖諦三轉十二行的過程中及完成後，正覺得解脫的喜悅溢於言表。後世佛弟子在修習四聖諦的各個階段時是否有著與 佛陀一樣的感受呢？這個問題，我們只能自己問自己。

至於諸天道眾生輾轉傳唱讚美 佛陀轉法輪，最後連大梵天都讚美 佛陀的正覺之法。是真有此事，還是譬喻 佛陀四聖諦法的正確圓滿、無懈可擊，遠非當時流行的大梵思想或者其他宗教論述所能及其萬一，兩種看法，我們不妨說這是：仁者見仁，智者見至吧！

S56.11 《相應部》諦相應 11 經（節錄）

- 一 如是我聞。一時，世尊住波羅捺國仙人墮處鹿野園。
- 二 於此處，世尊言五比丘曰：「諸比丘！出家者不可親近於二邊。以何為二邊耶？」
- 三 (一)於諸欲以愛慾貪著為事者，乃下劣、卑賤、凡夫之所行、非聖賢，乃無義相應。(二)以自之煩苦為事者，為苦，非聖賢，乃無義相應。諸比丘如來捨此二邊，以中道現等覺。此為資於眼生、智生、寂靜、證智、等覺、涅槃。
- 四 諸比丘！云何乃能如來於中道現等覺，資於眼生、智生、寂靜、證智、等覺、涅槃耶？乃八支聖道是。謂：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是。諸比丘！此乃如來所現等覺之中道，此乃資於眼生、智生、寂靜、證智、等覺、涅槃。
- 五 諸比丘！苦聖諦者，即是此，謂：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愁悲憂惱苦、遇怨憎者苦、與所愛者別離苦、所求不得苦，略說為五取蘊苦。
- 六 諸比丘！苦集諦者，即是此，謂：後有起、喜貪俱行、隨處歡喜之渴愛，謂：欲愛、有愛、無有愛是。
- 七 諸比丘！苦滅聖諦者，即是此，謂：於此渴愛無餘、離滅、棄捨、定棄、解脫而無執著。
- 八 諸比丘！順苦滅道聖諦者，即是此，所謂八支聖道是。謂：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是。
- 九 諸比丘！苦聖諦者，即是此，於先前未聞之法，我眼生、智生、慧生、明生、光明生。諸比丘！應對此苦聖諦偏知……

- 乃至……已偏知，於先前未聞之法，我眼生、智生、慧生、明生、光明生。
- 十 諸比丘！苦集聖諦者，即是此，於先前未聞之法，我眼生、智生、慧生、明生、光明生。諸比丘！對此苦集聖諦應斷……乃至……已斷，於先前未聞之法，我眼生、智生、慧生、明生、光明生。
 - 十一 諸比丘！苦滅聖諦者，即是此，於先前未聞之法，我眼生、智生、慧生、明生、光明生。諸比丘！對此苦滅聖諦應現證……乃至……已現證，於先前未聞之法，我眼生、智生、慧生、明生、光明生。
 - 十二 諸比丘！順苦滅道聖諦者，即是此，於先前未聞之法，我眼生、智生、慧生、明生、光明生。諸比丘！對此順苦滅道聖諦應修習……乃至……已修習，於先前未聞之法我眼生、智生、慧生、明生、光明生。
 - 十三 諸比丘！我於四聖諦以如三轉、十二行相之如實智見尚未達悉皆清淨時，諸比丘！我於天、魔、梵世、沙門、婆羅門、人、天眾生中，不被稱之為無上正等覺之現等覺。
 - 十四 諸比丘！然而我於此四聖諦，如三轉、十二行相之如實智見已達悉皆清淨故，諸比丘！我於天、魔、梵世、沙門、婆羅門、人、天眾生中，稱之為無上正等覺之現等覺。又，我智生與見，我心解脫不動，此為我最後之生，再不受後有。
 - 十五 世尊如是說示已，五比丘歡喜、信受於世尊之所說。又說示此教時，具壽憍陳如生遠塵離垢之法眼：「有集法者，悉皆有此滅法。」……



部派分裂之探究（二）

五事異法之論爭（下-2）

本篇接續《正法之光》第八期 五事異法之論爭（下-1）

選錄自 隨佛法師 Bhikkhu Vūpasama 著《原始佛法與佛教之流變》© 2010

六、審視部派的分化

甲、佛教部派分裂的真相

佛教僧團的分裂緣由，古來有三種不同的說法，各分別屬於優波離系優禪尼僧團（分別說部系，包括今南傳佛教圈）、優波離系毘舍離僧團（大眾部系），還有阿難系摩偷羅僧團（上座部系）。

1. 優波離系優禪尼僧團之分別說部系（包括印大陸化地部、飲光部、法藏部及錫蘭銅鑼部）

分別說部系宣說部派分裂的緣由，是基於「佛滅百年，毘舍離僧團擅行受取金錢等十事」（參《正法之光》第三期 p.7 ~ p.8），但根據毘舍離僧團傳誦之《摩訶僧祇律》¹ 記載，擅行「十事非律」之東方毘舍離僧團的第二師，即出自優波離師承的陀婆婆羅，不僅認同提舉「十事非律」的阿難系耶舍 Yesa（優多羅 Uttara 的弟子），更承認由八大長老主持的羯磨會議判定「十事非律」的議決，更參與了再結集律戒的說法，表示支持論爭之後舉行的「第二次結集（又稱為七百結集）」（參《正法之光》第八期 p.13）。

此外，出自公元後四、五世紀，錫蘭銅鑼部傳誦的『大王統史』²（Mahāvamsa），宣說阿育王即位的年代是在佛滅後約 218 年，而『島王統史』³（Dīpavamsa）又說佛教的分裂起於佛滅後百年至二百年間，記載了阿育王即位後第十七年，主張「佛分別說」⁴ 的目犍連子帝須領導優禪尼僧團舉行了分別說部的自部結集⁵（參《正法之光》第八期 p.16, p.19 ~ p.20）。但是錫蘭銅鑼部的說法，不合於更早傳於印度本地之《阿育王傳》及《十八部論》，主張阿育王出於佛滅後百年或百一十六年的說法。

《阿育王傳》⁶：「佛言：我若涅槃百年之後，此小兒者當作轉輪聖王四分之一，於花氏城作政法王，號阿恕伽，分我舍利而作八萬四千寶塔饒益眾生。」

《十八部論》⁷：「佛滅度後百一十六年，城名巴連弗，時阿育王王閻浮提，匡於天下。」

此外，根據現今遺留於世的阿育王『石刻碑文』來看，阿育王『石柱法敕』的憍賞彌（Kosambī）法敕⁸，『小石柱法敕』的桑琦（Sāñchī）法敕⁹、沙如那陀（Sārnāth，古昔之鹿野苑）法敕¹⁰，都可見到明令「不得破僧」及呼籲「僧團和合」的敕令（參《正法之光》第八期 p.20）。

憍賞彌法敕：「天愛於憍賞彌敕令於諸大官。……命和合……於僧伽中不應容此。……比丘或比丘尼而破僧者，皆令著白衣，此不得住精舍之處。」

桑琦法敕：「雖任何人亦（不得）破僧。若比丘或比丘尼而破僧者，皆令著白衣，不得住精舍之處。……天愛如是昭。」

沙如那陀法敕：「（不得）破……比丘及比丘尼之僧伽，（朕之）諸王子（乃至）曾孫……以此令和合……。比丘或比丘尼而破僧伽者，皆令著白衣，不得住此精舍之處。……不論如何，朕所希望和合於一，令僧之久住。」

然而，如果阿育王即位的年代，真是錫蘭銅鑼部所說的佛滅後約 218 年，統世約 41 年，而佛教分裂為十八部派是發生在佛滅後百年至二百年間。那麼試問：佛滅後約 218 年的阿育王，如何能夠要求已經分裂為十八部派的諸部僧眾「不得破僧」，並且訓令任何破僧和合的僧伽「必須著白衣，不得於僧中住」

呢？這種王令豈能合乎佛滅後二百餘年的佛教實況，並為部派分立已久的佛教僧眾所接受？阿育王「禁止僧團分裂」的敕令，實質上是因為孔雀王朝拉攏優波離系毘舍離僧團，信賴、支持忠誠於阿育王的優波離系優禪尼僧團，壓制反對「五事」的阿難系僧團，訓令「不得破僧」的真實目的，應當是「針對阿難系僧團反對優波離系僧團的主張，而發出的警告」。

因此，從阿育王訓令「不得破僧」的『石刻碑文』來看，阿育王的年代應當是在僧團起大論爭，即將面臨分裂之際。如依分別說系錫蘭銅鑼部傳誦的『島王統史』及北印《阿育王傳》及《十八部論》推斷，阿育王的時代及僧團分裂的時間，應當是在佛滅後 116 年較合於事實（參《正法之光》創刊號『佛陀與阿育王年代考證』p.10 ～ p.18），而僧團分裂的緣由不應是「佛滅百年，毘舍離僧團擅行受取金錢等十事」。

2. 優波離系毘舍離僧團（大眾部系）

根據優波離系毘舍離僧團轉化之大眾部傳誦的《舍利弗問經》（梵 Śāriputra-paripṛcchā, 又名《菩薩問喻》）中，以「佛說預言」的型式記載，在謀篡孔雀王朝的弗沙蜜多羅王 Puṣamitra 歿後，阿難系上座部分裂以前，僧團因為「古律及新律」的論爭，而分裂出上座部及大眾部（參《正法之光》第八期 p.14 ～ p.15）。見《舍利弗問經》¹¹：

「佛言：……我尋泥洹……迦葉傳付阿難，阿難復付末田地，末田地復付舍那婆私，舍那婆私傳付優波笈多。優波笈多後，有孔雀輪柯王，世弘經律，其孫（時有）名曰弗沙蜜多羅……毀塔滅法，殘害息心四眾……王家子孫於斯都盡。其後有王，性甚良善……時有一長老比丘，好於名聞亟立諍論，抄治我律開張增廣，迦葉所結名曰大眾律，外採綜所遺誑諸始學，別為群黨互言是非。……學舊者多從以為名為摩訶僧祇也，學新者少而是上座。從上座為名，為他俾羅也！我去世時三百年中，因於諍故，復起薩婆多部及犢子部。」

但是根據弗沙蜜多羅王在位年代（185~149 B.C.），推斷阿難系分裂前的「古律及新律」論爭，

應當是發生在佛滅後 238 年（149 B.C.）弗沙蜜多羅王 Puṣamitra 歿後，佛滅後約 250 年（三百年中，137 B.C.），阿難系上座部分裂出雪山部及薩婆多部（說一切有部）之前，時約公元前 149 年至公元前 137 年之間。然而，根據《舍利弗問經》的記載，有著佛滅後二百年中，佛教初分為東山住部、說出世部、雞胤部、多聞部、說假部等五部的說法，但這五部都是屬於大眾部分化而出的分派。見《舍利弗問經》¹²：

「我滅度時二百年中，因於異論生，起鞞婆訶羅部（巴 Pubbaseliyā, 東山住部）、盧迦尉多羅部（梵 Lokottaravāda, 說出世部）、拘拘羅部（巴 Kukkuṭika, 雞胤部）、婆收婁多柯部（巴 Bahussutaka, 多聞部）、鉢蟻若帝婆耶那部（巴 Paññattivādā, 說假部）。三百年中，因諸異學，於此五部，復生摩訶提婆部。」

大眾部系傳誦的《舍利弗問經》，提出部派初分的五部，都是出自大眾部的分派，此說當然不是真實，目的應當只是為了強化大眾部是「佛教正統」的印象罷了！而原為初期分化的上座部與大眾部的形成時間，反而改置於佛滅後三百年中的「古新律爭」。

根據《舍利弗問經》提到阿難系師承時，是說「阿難付末田地，末田地付舍那婆私」，發現公元前一世紀《阿育王傳》中，阿難旁傳的末田地，被改為阿難系的第二師，傳法於原阿難直傳的商那和修（又譯為舍那婆私）。這一師承的轉說，原是出自阿難系分裂為雪山部及說一切有部，當說一切有部再分裂為新說一切有部及犢子部以後，宣化於罽賓（迦涇彌羅）的新說一切有部（自稱根本說一切有部），即在傳誦的《達摩多羅禪經》中改變了原來師承的次序。

《阿育王傳》¹³：「尊者（優波）鞠多……語提多迦言：子！佛以法付囑迦葉，迦葉以法付囑阿難，阿難以法付我和上商那和修，商那和修以法付我，我今以法付囑於汝。」

《達摩多羅禪經》¹⁴：「如來泥洹未久，阿難傳其共行弟子末田地，末田地傳舍那婆私（即商那和修），此三應真咸乘至願」



師承次序的改說，應是屬實的新說一切有部為了和兄弟系的犢子部，爭奪阿難系正統的地位，才會將屬實的開教大師末田地，從傳說中阿難的旁傳，轉推崇為阿難系的第二師，再傳於原阿難系第二師的商那和修。如此一來，屬實新說一切有部的末田地，變成南方犢子部尊崇之商那和修的師長，藉此表彰新說一切有部才是阿難系的正統。如是可見，《舍利弗問經》傳出的時間，應當晚於公元前一世紀的《阿育王傳》，也晚於更後出的《達摩多羅禪經》。因此，大眾部傳誦的《舍利弗問經》，對於部派分裂的時間及緣由的說法，可能是出於「為了堅固大眾部在佛教中的正統地位」的目的，在可信度上應當是有所不足。

3. 阿難系摩偷羅僧團（上座部系）

根據公元前一世紀世友（梵 Vasumitra）闡述印度部派論著，由公元五世紀鳩摩羅什 Kumārajīva 初譯《十八部論》（公元 402~410 年），佛滅後 116 年的阿育王時代，孔雀王朝首都華氏城 Pāṭaliputra（波吒梨弗多羅），有龍、因緣、多聞等三比丘眾，為了爭論「從他饒益、無知、疑，由觀察、言說得道」之五事異說而分裂。此事據公元二世紀，阿難系說一切有部集成的《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記載，這是為了毘舍離城優波離系僧團的大天 Mahādeva，提出「餘所誘無知，猶豫他令入，道因聲故起，是名真佛教」的「五惡見事」，造成優波離系毘舍離僧團（龍眾）、優波離系優禪尼僧團（因緣眾）、阿難系僧團（多聞眾）的分裂。見《十八部論》、《大毗婆沙論》的記載：

《十八部論》¹⁵：「佛滅度後百一十六年，城名巴連弗，時阿育王王閻浮提，匡於天下。爾時，大僧別部異法，有三比丘（眾）：一名龍（龍之誤寫），二名因緣（真諦譯為外邊眾），三名多聞。說有五處以教眾生，所謂：從他饒益、無知、疑，由觀察、言說得道。此是佛從始生二部，一謂摩訶僧祇，二謂他鞞羅（秦言上座部也）。」

《大毗婆沙論》¹⁶：「大天於後集先所說，五惡見事，而作頌言：『餘所誘無知、猶豫他令入、道因聲

故起、是名真佛教』。於後漸次雞園寺中，上座苾芻多皆滅歿。十五日夜布灑他（步薩）時，次當大天昇座說戒，彼便自誦所造伽他（五事偈）。爾時，眾中有學、無學、多聞、持戒、修靜慮者，聞彼所說無不驚訶：咄哉！愚人寧作是說。此於三藏曾所未聞，咸即對之翻彼頌曰：『餘所誘無知，猶豫他令入，道因聲故起，汝言非佛教』。於是竟夜鬥爭紛然，乃至終朝朋黨轉盛，城中士庶乃至大臣，相次來和皆不能息。……（阿育）王遂令僧兩朋別住，賢聖朋內，耆年雖多而僧數少；大天朋內，耆年雖少而眾數多。王遂從多，依大天眾，訶伏餘眾，事畢還宮。爾時，雞園爭猶未息後，隨異見遂分二部，一上座部，二大眾部。」

根據公元六世紀由真諦 Paramārtha 次譯的《部執異論》（西元 548~569 年），大天提出的「五事異法」是說：「餘人染污衣，無明、疑、他度，聖道言所顯，是諸佛正教」，而原本三比丘眾（三大僧團）爭論五事，則被改說為大國眾（毘舍離僧團）、外邊眾（優禪尼僧團）、多聞眾（阿難系摩偷羅僧團）、大德眾（後世出的犢子部）等四比丘眾，多加入了阿難師承說一切有部系的犢子部（佛滅三百年末自阿難師承上座系說一切有部分出犢子部，參《正法之光》第八期 p.14 ~ p.15）。見真諦 Paramārtha 譯《部執異論》¹⁷：

「佛世尊滅後，滿一百年，譬如朗日隱頤悉多山。過百年後更十六年，有一大國名波吒梨弗多羅，王名阿輸柯，王閻浮提，有大白蓋覆一天下。如是時中大眾破散，破散大眾凡有四種：一大國眾、二外邊眾、三多聞眾、四大德眾。此四大眾，共說外道，所立五種因緣。五因緣者，如彼偈說：餘人染污衣，無明疑他度，聖道言所顯，是諸佛正教。思擇此五處，分成兩部，一大眾部，二上座弟子部。」

公元六世紀中葉，真諦翻譯世友論時，多加入犢子部的原因，有可能是因為公元約 511 年北印阿難系說一切有部已為白匈奴（挹怛或咽嚕 Hephtalites）摩醯邏矩羅 Mihirakula 王（彌羅掘、寐岐曷羅俱）破滅，法脈斷絕，才會將分化自阿難系說一切有部的犢子部（主要指犢子部四大支派當中最盛的正量部）加

入。見《付法藏因緣傳》、《蓮華面經》、《大唐西域記》：

《付法藏因緣傳》¹⁸：「時彼國王，名彌羅掘，邪見熾盛，心無敬信，於罽賓國毀壞塔寺，殺害眾僧……相付法人於是便絕。」

《蓮華面經》¹⁹：「身為國王，名寐呾曷羅俱而滅我法。」

《大唐西域記》²⁰：「數百年前，有王號摩醯邏矩羅（唐言大族）……宣令五印度國，繼是佛法，並皆毀滅，僧徒斥逐，無復子遺。」

大天主張的「五事」，提出聲聞阿羅漢是「有漏、不圓滿」等「異說」。當時佛教僧團為了大天的「五惡見事」起了大論爭，因而分裂為阿難系僧團的上座部，反對五事，主張阿羅漢無漏、圓滿；優波離系毘舍離僧團的大眾部，贊成五事，主張阿羅漢有漏、不圓滿；優波離系優禪尼僧團的分別說部，反對五事²¹，但折衷兩邊，主張阿羅漢無漏、不如佛圓滿。見分別說系錫蘭銅鑄部《論事》『果智論』²²：

「此處，言『諸佛依諸有情之得聖果而說法，聲聞亦然』，依此之共通而『如諸佛，聲聞亦依有情於得果而有智』之彼等邪執。」

由於三大僧團的主張，是差異及對立，所以分裂成兩大師承、三大部派。反對「五事異法」的阿難系僧團，不認同「阿羅漢不圓滿」思想下的「菩薩信仰」。贊成「五事異法」的優波離系大眾部，還有「反對五事」卻妥協「阿羅漢不圓滿」的分別說部，則主張「阿羅漢不圓滿」的新說法，並將佛滅後百年內增新之『本生』故事當中的「佛陀過去世末正覺時」，尊崇為「勝於阿羅漢」的新聖人——菩薩，增新融入於「第二次結集」編成的古新四部聖典²³當中，廣為提倡新出的「菩薩信仰」，但是阿難系則無有此等增新的說法²⁴（參《正法之光》第五期 p.18～p.19）。

當佛教部派初分裂為阿難系上座部（非南傳佛教）、優波離系大眾部、優波離系分別說部（今南傳

佛教母部），優波離系分別說部（優禪尼僧團）為了達成阿育王「平息僧爭」的要求，即將妥協阿難系上座部（摩偷羅僧團）及優波離系大眾部（毘舍離僧團）兩邊的見解，以及自部「分別說」的思想，作為佛教正統及主流說法，並在阿育王的支持下，率先舉行了分別說部的結集²⁵。分別說部的結集，是在傳統的經與律之外，多增了自部思想的《論事》及《舍利弗阿毘曇》，因而形成了經、律、論三藏（參《正法之光》第八期 p.19）。在此之下，阿難系僧團上座部為了維持原來的教說，遂再次舉行了經、律的結集²⁶（參《正法之光》第八期 p.18）。當僧團各自結集教說後，也就代表著佛教僧團自此正式的分裂了。

七、佛教部派的再分化

在阿育王心中是支持分別說部，如以大天 Mahādeva 代表毘舍離僧團作為摩哂陀的戒師之一，而不是優波離師承毘舍離僧團的第三師樹提陀娑 Jotidāsa，或是第四師的（阿）耆哆 Ajita²⁷（或譯阿夷頭），正是表示「阿育王支持目犍連子帝須作為優波離師承的正統²⁸」。當佛教僧團分裂為三大部派以後，阿育王一方面大力的支持優波離系分別說部，令分別說部佈教師宣化於印度及週邊各地，另一方面則在各地廣立石刻的『敕令碑文』，訓令「雖任何人亦（不得）破僧。若比丘或比丘尼而破僧者，皆令著白衣，不得住精舍之處」²⁹，意在警告阿難系摩偷羅僧團（上座部）及優波離系毘舍離僧團（大眾部），但是阿育王是支持大天眾的主張，可見『敕令碑文』的真正目的應當是「針對阿難系僧團反對優波離系僧團的主張，而發出的警告」。

阿育王時代佛教得以廣宣於各方，而新教區的佛教逐漸興盛以後，不免和原有的僧團分化，遂再引起進一步的部派分化。根據梁朝慧皎（A.D.497～554）《高僧傳》³⁰中，依據傳化於北印迦濕彌羅新說一切有部的《達磨多羅禪經》說：

「迦葉、阿難、末田地、舍那波斯、優波掘多，此五羅漢次第住持，至（優波）掘多之世，有阿育王者。王在波吒梨弗多城，因以往昔見佛遂為鐵輪御



世。……遠會應真更集三藏，於是互執見聞各引師說，依據不同遂成五部」。

1. 優波離系大眾部的說法

佛教再分為五部的說法，也見於大眾部的傳誦，但大眾部認為曇摩鞠多（法藏部）、迦葉毘部（飲光部）、彌沙塞部（化地部）、薩婆帝婆（薩婆多部）、婆嗟富羅（犢子部）等五部，都是以大眾部（摩訶僧祇）為根本。見大眾部傳誦的《大集經》³¹：

「僑陳如！我涅槃後有諸弟子……顛倒解義……覆隱法藏，以覆法故名曇摩鞠多。……復讀誦書說外典，受有三世及以內外，破壞外道善解論義……是故名為薩婆帝婆（即薩婆多部，又名說一切有部）。……說無有我及以受者，轉諸煩惱猶如死屍，是故名為迦葉毘部。……不作地相，水、火、風相，虛空、識相，是故名為彌沙塞部。……說有我不說空相，猶如小兒，是故名為婆嗟富羅（巴 Vajjiputtaka，即犢子部）。……讀誦書寫，廣博遍覽五部經書，是故名為摩訶僧祇。」

根據大眾部《舍利弗問經》³² 的說法，「從上座為名……我去世時三百年中，因於諍故，復起薩婆多部及犢子部」，《大集經》中提到的薩婆多部、犢子部，認為都是屬於阿難系上座部的傳承，分化於佛滅後約二百五十年。這在阿難系上座部的說法中，薩婆多部、犢子部，都確是屬於阿難系上座部的傳承，兩部也都是出於佛滅後第三百年的中葉，並不是部派初分的阿育王及優波鞠多時代。見公元前一世紀，世友 Vasumitra 論由鳩摩羅什 Kumārajīva 初譯之《十八部論》³³（A.D.504~513）：

「至三百年中，上座部中因諍論事，立為異部。一名薩婆多，亦名因論先上座部；二名雪山部。即此三百年中，於薩婆多部中更生異部，名犢子。」

如是可知，《大集經》提到的薩婆多部、犢子部，實際上應是指部派尚未再分化的阿難系上座部。如是阿難系上座部、優波離系的摩訶僧祇（大眾部），再加上法藏部、迦葉毘部、彌沙塞部，就是大

眾部指的五部，而不是為了獨尊大眾部，另將上座部改說是後世再分的薩婆多部、犢子部。

2. 阿難系上座部的說法

若據北印阿難系上座部僧團的說法，法藏部、迦葉毘部、彌沙塞部等三部，都是在佛滅後第三百年的中葉，出自阿難系薩婆多部（說一切有部）的再傳。見《十八部論》³⁴：

「即此三百年中，薩婆多中更生異部，名彌沙部。彌沙部中復生異部，因師主因執連，名曇無德。即此三百年中，薩婆多部中更生異部，名優梨沙，亦名迦葉惟。」

然而，法藏部、迦葉毘部、彌沙塞部，這三部真是阿難系的分派嗎？據《十八部論》的記載，傳化於南印的法藏部，因為「師主執連」，此部師承應當是出自目犍連子帝須，是出自分別說部的分派。又根據『三論玄義檢幽集』卷六³⁵，引據真諦 Paramārtha 翻譯公元前一世紀世友論之《部執異論》時，而作『疏解』的說法：

「法護（法藏的異譯），是人名。此羅漢是目連弟子，……此部自說：勿伽羅是我大師。」

法藏部的部主稱為法護（法藏）Dhammarakkhita，又譯為曇無德，所以此部又稱曇無德部，宣稱「勿伽羅（Maudgalyāyana）為我大師」。勿伽羅，或說為沒特伽羅，即是目犍連 Maudgalyāyana 的異譯，法藏部的部主自稱出自名為目犍連的師承。見《歷代三寶紀》卷第八及《翻譯名義》：

《歷代三寶紀》³⁶：「曇無德律四十五卷（秦言法藏，此是人名。即四分律主也，或六十卷）。」

《翻譯名義》³⁷：「真諦三藏云：勿伽羅，此翻胡豆，綠色豆也。上古僊人，好食於此，仍（乃）以為姓。正云摩訶沒特伽羅，新翻采菽氏，菽亦豆也。西域記云：沒特伽羅，舊曰目犍連。訛略也！」

如是可見，法藏部是出自優波離系優禪尼僧團第五師目犍連子帝須的分別說部，並不是阿難系的上座

部。又根據大眾部傳誦的說法，法藏部、飲光部都出自「目犍羅優波提舍」的傳承。見《舍利弗問經》³⁸：

「目犍羅優波提舍，起曇無屈多迦部、蘇婆利師部。他俾羅部，復生迦葉維部、修多蘭婆提那部（即經量部）。」

大眾部傳誦的《舍利弗問經》提到的曇無屈多迦部，是 Dhammarakkhita 的音譯漢語，也稱為曇無德部，義譯即是法藏部，出自目犍羅優波提舍的傳承。

《舍利弗問經》提到的蘇婆利師部，蘇婆利師（梵 Suvarṣaka）意譯善歲，即善歲部，又音譯為蘇跋梨沙柯部。

根據世友論的三種譯本《十八部論》、《部執異論》、《異部宗輪論》的記載，蘇跋梨沙柯部（梵 Suvarṣaka），也稱柯尸悲與部（Kāśyapīya 又音譯迦葉遺部，飲光部名），是飲光部的異名。如

《部執異論》³⁹：「善歲部，亦名飲光弟子部。……蘇跋梨沙柯部，亦名柯尸悲與部」。

《異部宗輪論》⁴⁰：「飲光部，亦名善歲部」。

根據《三論玄義》⁴¹記載：

「（善歲）七歲得羅漢，值佛聞法，皆能誦持。撰集佛語，次第相對，破外道為一類，對治眾生煩惱復為一類。」

此外，在《四分律開宗記》⁴²卷一，又有提及「飲光」是蘇婆利師部主的姓，「蘇婆利（善歲）」是部主名。因此，《舍利弗問經》是誤將蘇婆利師部（即善歲部）與迦葉維部（即飲光部），分為不同的兩部，而且又誤以為阿難系的他俾羅部（上座部）與分別說系的法藏部、飲光部，都是出自目犍羅優波提舍的傳承。目犍羅優波提舍，目犍羅就是目犍連的音轉，優波提舍 Upatīṣya（梵 Upadeśa）又音譯為優波帝沙、優波帝須、鄔波第鑠，原本是舍利弗 Śāriputra 的名字，而目犍羅優波提舍，正是目犍連子帝須 Moggaliputta tissa 的正式稱謂，是優波離師承分別說部的部主。見《翻梵語》⁴³：

《翻梵語》：「帝須（應云帝沙，譯曰光明）……優波帝須（應云優波帝沙，譯曰大光）」。

如此可以確知，化地部 Mahīśāsaka（音譯彌沙塞和醯部，又名正地部）、法藏部 Dharmaguptaka（又名曇無德部）、飲光部 Kāśyapīya（音譯迦葉遺部、迦葉比部、迦葉毗部、柯尸悲與部，又稱善歲部 Suvarṣaka）等三部，絕不是佛滅後約 250 年才分化自阿難系上座部之說一切有部（薩婆多部）的分派。因此，真實的情況是佛滅後 116 年，由出自優波離師承之目犍連子帝須領導的優禪尼僧團（分別說部），在阿育王的支持下傳化於各方，分別說部僧團遂再分化為化地部、法藏部、飲光部。此時分別說系在錫蘭分派的銅鑠部，還未正式的形成。

3. 優波離系分別說部的說法

根據分別說系錫蘭銅鑠部傳誦的『島王統史』（Drapavamsa）說法，不僅化地、法藏、飲光三部皆出於分別說部的傳承，連出自阿難系上座部的說一切有部及犢子部也是屬於分別說部的傳承。當然這是分別說部為了尊崇自部，才会有將阿難系的說一切有部、犢子部，甚至更後從說一切有部分出的說轉部（鬱多羅部）、經量部（修多羅部），都納入分別說部（自稱上座部）的傳承，並錯將犢子部改說為說一切有部之先。見『島王統史』第七章⁴⁴：

「於純粹之上座部再起分裂。（即）化地、犢子之比丘等分離為二部。……（四六）其後化地部起分二派，說一切有、法護之比丘等分離為兩部。（四七）由說一切有而飲光，由飲光而說轉，由此次第更起經說。」

根據分別說系錫蘭銅鑠部的說法：阿育王時，請目犍連子帝須處理「外道異見」的分亂，並派遣佛教長老德，傳化於各方，當時有迦葉（飲光）姓的長老末示摩（Majjhima），宏化於雪山 Himavanta。由於末示摩長老的遺骨，目前已在桑琦 Sāñchī 佛塔中發現，證明此說應是史實。桑琦 Sāñchī 佛塔最先啟建者很可能是阿育王，桑琦佛塔建在鄰近阿育王子摩晒陀的出生地卑提寫 Vedisa 約十公里的山丘上，卑提寫距



後世廣為流傳的上座、大眾兩部分裂的說法，事實上是出自三大部派，為了推崇自部是佛教的正統及主導者，各自編造出有利於建立自部權威地位的偽說，這才形成共說上座及大眾的分裂，但內容卻各有不同的說法，而主導者也不同。

佛教僧團的論爭及對立，主要有發生佛滅後百年的「十事非律」及佛滅後 116 年「大天五事」，而這兩次的僧團論爭都是毘舍離僧團所造成，從歷史層面來看，毘舍離僧團可以說是佛教僧團分裂的主要源頭。

當毘舍離僧團的大天舉「五事異法」，造成佛教僧團三分為阿難系上座部、優波離系分別說部及大眾部時，阿育王雖然偏袒大天的毘舍離僧團，但是在阿育王的心中，還是信賴、支持優波離系優禪尼僧團。此外，在阿育王的心中，佛滅百年擅行「十事非律」的毘舍離僧團，也是不如在「十事非律論爭」時，支持淨律的優波離系優禪尼僧團。這在阿育王子摩哂陀出家時，依優禪尼僧團的目犍連子帝須為師，而不是毘舍離僧團的樹提陀娑或阿耆哆，就可以明白「阿育王支持目犍連子帝須作為優波離師承的正統」。因此，在「優波離師承正統」的爭競下，優波離系優禪尼僧團及毘舍離僧團，兩部僧團是有著內在的矛盾及利害衝突。

佛教分裂以後，優波離系優禪尼僧團（分別說部）、毘舍離僧團（大眾部），在阿育王的偏袒及支持下，部派的聲勢明顯的勝過阿難系僧團，優波離系僧團主導了佛教的路線，成為佛教的主流者。阿難系僧團在經過長達近 134 年（佛滅後 116 ～ 250 年），努力的維持傳統經說傳承後，最後還是失敗了。佛滅後約 250 年，阿難系僧團的迦旃延子受到優波離系的影響，不僅改變阿難系僧團原本「維持傳承傳統經說」的原則及「不弘論」的立場，接受了優波離系分別說部、大眾部之「菩薩信仰」及「無明最後斷」的部義，並著作及大弘已偏離傳統經說的《阿毘達磨發智論》（參《正法之光》第五期 p.18 ～ p.21, 第七期 p.15 ～ p.20）。見龍樹《大智度論》卷二⁵⁰、迦旃延子《發智論》⁵¹，以及真諦 Paramārtha 著作的『部

執異論疏』⁵²：

《大智度論》：「佛在世時法無違錯，佛滅度後初集法時亦如佛在。後百年阿輸迦王，作般闍于瑟大會，諸大法師論議異故，有別部名字。從是以來展轉，至姓迦旃延婆羅門道人，智慧利根盡讀三藏內外經書，欲解佛語故，作『發智經』八捷度。」

《發智論》卷十一：「菩薩昔餘生中，造作增長感異熟果大宗業業，由是因緣，展轉出生。」

《發智論》卷十八：「齊何名菩薩？答：齊能造作增長相異熟業。得何名菩薩？答：得相異熟業。如說慈氏汝於來世，當得作佛名慈氏，如來、應、正等覺」

《發智論》卷三：「五順上分結、謂色貪順上分結、無色貪順上分結、掉舉順上分結、慢順上分結、無明順上分結。」

『部執異論疏』：「上座弟子部，唯弘經藏，不弘律、論二藏故。……從迦葉已來，至優波笈多，專弘經藏，相傳未異。以後稍棄根本，漸弘毘曇。至迦旃延子等，棄本取末，所說與經不相符。欲刊定之，使改末歸本，固執不從。再三是正，皆執不迴，因此分成異部。」

如是，阿難系僧團維續、傳承正法的努力，最後還是在優波離系的影響下，徹底的失敗了。當阿難系僧團沒落以後，優波離系僧團的師承正統，也就代表著佛教的正統及主導地位。因此，同出於優波離師承的優禪尼僧團（分別說部）及毘舍離僧團（大眾部），為了爭取「佛教的正統及主導地位」，即各自提出能夠「確立自部為優波離師承正統」的說法。

1. 優波離系大眾部的偽說

由毘舍離僧團轉化的大眾部，如要確立自部是「優波離師承正統」，就必需隱覆毘舍離僧團行「十事非律」及「大天五事」，並造成佛教僧團對立的史實。根據大眾部《舍利弗問經》⁵³ 的說法，大眾部將佛教分裂的事由，改說是「古律及新律」的論爭，並且將分裂的時間，說是弗沙蜜多羅王 Puṣamitra 歿



後，佛滅後約 238 年⁵⁴至佛滅後約 250 年（149 ～ 137 B.C.）之間（參《正法之光》第七期 p.16）。這一說法，一方面避開佛教分裂的真正的原因及時間；二方面採用「維護古老律戒」的立場，建立大眾部是「優波離師承正統」的地位，同時以「改轉律承」來打擊「抄治我律，開張增廣」，自稱是上座部的優波離系分別說部。

此外，根據大眾部《舍利弗問經》⁵⁵的說法，佛滅百餘年，佛教初分前段時期的五部僧團，是東山住部、說出世部、雞胤部、多聞部、說假部，都是出自大眾部的分派。此外，《舍利弗問經》⁵⁶也將優波離師承分別說系化地部、法藏部、飲光部等三個支部，納入阿難系上座部的支派。又依大眾部《大集經》⁵⁷的說法，佛滅二百餘年，出自分別說部系的曇摩鞠多（法藏部）、迦葉毘部（飲光部）、彌沙塞部（化地部），還有阿難系上座部的薩婆帝婆（薩婆多部）、婆蹉富羅（犢子部）等五部，都是以大眾部（摩訶僧祇）為根本。在《舍利弗問經》及《大集經》中，對這些部派的歸屬及成立的時間，都是以建立「大眾部是部派共源、僧團之本」為目的，不但不是事實，部派分化成立的時間，也多錯置或延遲。

由於大眾部以「古律及新律」的論爭，建立自部的律承正統地位，並將「開張增廣律戒」的優波離系分別說部及阿難系上座部，都指為「改變律說」的上座部，所以在大眾部的說法中，部派分裂就大眾部及上座部的分裂。（參《正法之光》第七期 p.16）。

2. 優波離系分別說部的偽說

深受阿育王支持，優禪尼的優波離系分別說部，在佛教僧團分裂為三大部派以後，即得廣為流傳於印度各地，並率先分化出化地、法藏、飲光三部，聲勢一時達到鼎盛，可以說是阿育王時代及往後佛教的重要主導者。在「十事非律」及「大天五事」的兩次重大紛爭中，「十事非律」時西方優波離系阿槃提 Avanti（近優禪尼）、達嚩那婆多 Dakṣiṇāpatha 僧團，也就是優禪尼地區的優波離系僧團，是和阿難系僧團團結一致的為了淨化僧律（參《正法之光》第三

期 p.6 ～ p.14）。但在後來佛滅後 116 年的「大天五事」論爭時，分別說部僧團是和阿難系僧團變成對立、分裂的兩大部派。

優波離系分別說部為了確立自部是「優波離師承正統」，就必需隱覆「大天五事」造成佛教分裂的事實，並且要將毘舍離僧團（大眾部）擅行「十事非律」，造成佛教僧團論爭的事件，加以廣為宣揚的變為「佛教分裂的緣由」。這一說法，一方面可以建立自部的「律承正統地位」，二方面可以打擊擅行「十事非律」的毘舍離優波離系僧團（大眾部）。

根據優波離師承分別說系錫蘭銅鑠部傳的『島王統史』⁵⁸，是將阿難系上座部分裂以後的說一切有部、犢子部及經量部，全部歸屬於分別說部。

由於分別說部的說法，除了打擊擅行「十事非律」的大眾部，建立自部的律承地位，確立自部為「優波離師承的正統」以外，同時將主導淨化僧律、共同合作的阿難系上座部，改稱是自部的支派，自居「上座部的正統」。分別說部的說法，使得優波離系分別說部及阿難系上座部，同稱為上座部，所以在分別說部的說法中，部派分裂就大眾部及上座部的分裂。

3. 阿難系說一切有部的偽說

阿難系上座部在佛教三大部派中，不僅受到阿育王的壓制，也受到優波離系分別說部及大眾部的共同排擠。這是因為阿難系僧團堅持「傳統經說法教」，反對優波離系僧團以自部的「部義」，公然的在傳統的「經」與「律」之外，集成「改變 佛陀教說及佛教信仰」的「阿毘達磨（論）」，使得原本正覺、樸質、務實的佛法，變得過於理想、神化及不合實際。更嚴重的事，將世俗化、道德理想化的「新聖者（菩薩）」，予以推崇為勝於佛弟子典範的「人間聖者（阿羅漢）」，使得佛教朝向世俗化、神化、形上化發展。伴隨信仰改變的是「新教義」的形成，而部派義解的「新教義」，必然會造成更深、更廣、更大的部派對立，將使得佛弟子無所適從，佛教無法團結，而日趨沒落。

阿難系上座部在教界的重重阻礙中，致力維護「正法律」的傳承，經過了約 134 年的努力後，最終還是失敗了。由於阿難系僧團迦旃延尼子受到優波離思想的影響，造成堅持「傳統經說法教」⁵⁹ 的上座弟子，無法接受改變經說立場的迦旃延尼子學眾，使得阿難系上座部分裂為雪山部（上座弟子）、說一切有部（迦旃延尼子學眾）（參《正法之光》第七期 p.15～p.20）。

已經信受優波離系分別說部、大眾部之「菩薩信仰」及「無明最後斷」的說一切有部，還有從說一切有部分化出的犢子部，自然會被分別說部視為支派了（見『島王統史』第七章）⁶⁰。在此之下，出於佛滅後約 250 年後，源自阿難系的說一切有部及犢子部，為了爭取阿難系的正統，並作為當時被同視為上座部的分別說部及說一切有部的主導部派，即宣稱印大陸分別說部系的化地部（彌沙塞部）、法藏部（曇無德部）、飲光部（迦葉惟部），都是出自佛滅後二百餘年說一切有部的支派（見《十八部論》⁶¹）。

說一切有部的說法，使得阿難系上座部與優波離系分別說部（化地部、法藏部、飲光部），同稱為上座部，所以在說一切有部的說法中，部派分裂也同樣說是大眾部及上座部的分裂。

結語

佛教部派的分裂，時間在佛滅後 116 年（271~268 B.C.），緣由是毘舍離僧團的大天舉「五事異法」的論爭，佛教因而分裂為阿難系上座部、優波離系分別說部及大眾部。在阿育王的支持下，優波離系分別說部廣化於印度，再進一步的分化為化地部、法藏部、飲光部。如是佛教在阿育王時代，僧團分化為兩大師承、三大部派、五大僧團。由於佛教兩大師承、三大部派的學眾，為了爭競「佛教正統」的地位，採行許多有利於推崇自部、融攝他部的偽史說法，才使得後世學人不知始末真偽，難以釐清部派分流、教說演革的真相。誤以為佛教的分裂，即是上座部與大眾部的分裂，各依學派相互爭競、對立，難以止息。

註釋：

1. 見《摩訶僧祇律》『明雜誦跋渠法之十一』卷第三十三：參大正藏 第 22 冊 p.493.1-26 ~p.493.2-16
見《摩訶僧祇律》『明雜誦跋渠法』卷第三十三：參大正藏 第 22 冊 p.493.2-23~p.493.3-3
2. 見『大王統史』第五章『阿育王即位』：參《漢譯南傳大藏經》第 65 冊 p.169-1~3 臺灣元亨寺 1997 出版
3. 見『島王統史』第五章 學派及師資相承：參《漢譯南傳大藏經》第 65 冊 p.33-8 ~ p.33-9 臺灣元亨寺 1997 出版
4. 見『大王統史』第五章：參臺灣元亨寺出版《漢譯南傳大藏經》第 65 冊 p.187-1 ~ 13
5. 見『島王統史』第七章：參《漢譯南傳大藏經》第 65 冊 p.53-7 ~13 臺灣元亨寺 1997 出版
見『大王統史』第五章：參《漢譯南傳大藏經》第 65 冊 p.184~187 臺灣元亨寺 1997 出版
6. 見晉譯《阿育王傳》卷六：參大正藏 T50 p.99.3-5 ~ 8
7. 見世友《十八部論》，姚秦·鳩摩羅什 Kumārajīva 初譯：參大正藏 T49 p.18.1-9 ~ 10
世友此論為公元前一世紀的作品，闡述佛滅後一百餘年（秦、陳譯本都作佛滅後 116 年）至四百年期間，印度佛教分派的歷史和各部派不同的教義（即部執）。本論的作者世友，據玄奘所傳，世友是佛滅後四百餘年迦膩色迦王時人，是當時說一切有部四大家之一。此論共有三種漢譯：
一、《十八部論》一卷，鳩摩羅什初譯（西元 402~410 年），完本今已失佚，現行本有梁·僧伽婆羅譯《文殊師利問經》卷下『分部品』長行和偈頌一段，為後人摘錄加入。
二、《部執異論》一卷，陳·真諦 Paramārtha 次譯（西元 548~569 年），真諦曾作《部執異論疏》十卷，今已失傳，現今只能散見於《三論玄義檢幽集》中。
三、《異部宗輪論》一卷，唐·玄奘 Hsuan-Tsang 新譯（西元 662 年）。
8. 見阿育王『石柱法敕』之憍賞彌法敕：參臺灣元亨寺出版《漢譯南傳大藏經》第 70 冊附錄之『阿育王刻文』之 p.63-8~11
9. 見阿育王『小石柱法敕』之刪至法敕：參臺灣元亨寺出版《漢譯南傳大藏經》第 70 冊附錄之『阿育王刻文』之 p.65-6~10
10. 見阿育王『小石柱法敕』之沙如那陀法敕：參臺灣元亨寺出版《漢譯南傳大藏經》第 70 冊附錄之『阿育王刻文』之 p.66-5~10
11. 見《舍利弗問經》：參大正藏 T24 p.900.1-9 ~15 ; p.900.1-15 ~p.900.3-1 ; p.900.2-20~p.900.3-1
※筆者註：《舍利弗問經》是大眾部的傳誦，又名《菩薩問喻》，當中內容主要是記載戒律及部派分裂有關的事蹟。另一相仿的『文殊師利問經』則是（大乘）教派所傳，這兩部出於後世學派的典籍，當中採取的部派說法，都出於說一切有部的傳誦。從《舍利弗問經》提到的阿難系師承，見到《阿育王傳》中阿難旁傳的末田地，被改為第二師，傳法於原阿難直傳的商那和修，可見《舍利弗問經》晚於公元前一世紀的《阿育王傳》。



- 12.見《舍利弗問經》：參大正藏 T24 p.900.3-6~10
- 13.見晉譯《阿育王傳》卷六：參大正藏 T50 p.126.2-7 ~10
「尊者（優波）鞠多……語提多迦言：子！佛以法付囑迦葉，迦葉以法付囑阿難，阿難以法付我和上商那和修，商那和修以法付我，我今以法付囑於汝」
阿難一系五師傳承，最早見於西晉惠帝（A.D.290~306）安法欽譯《阿育王傳》，而《阿育王傳》當中說孔雀王朝後有三惡王毀佛，可知《阿育王傳》應出於公元前一世紀末葉。印度最早的說法中，阿難並非承自大迦葉的師承，而阿難的正傳弟子為舍那婆斯 Śāṇavāsi（即商那和修，又稱三浮陀 Sambhūta），為第二次結集的大德。後說一切有部傳說闍賓佛教的啟教者末田地（Madhyāntika 末闍提，指水中），為阿難晚年所收的弟子，是與商那和修同為阿難所傳，並非傳法予商那和修。
大迦葉傳法於阿難的說法，末田地傳法於商那和修的說法，應是傳化於闍賓之說一切有部，為了強化有部是出自禪師及經師傳承的緣故，又為了抬高有部在阿難系諸部中的地位，才會將闍賓佛教的啟教者末田地（末闍提），轉說是商那和修的師長。此見闍賓地區禪師佛大先《達摩多羅禪經》，後來梁僧伽婆羅譯的《阿育王經》，因為參考《達摩多羅禪經》的說法，而對阿難系師承的傳續，有了不同於《阿育王傳》的改變。
- 14.見《達摩多羅禪經》：參大正藏 T15 p.301.1-7 ~ 9
- 15.見世友《十八部論》，姚秦·鳩摩羅什 Kumārajīva 初譯：參大正藏 T49 p.18.1-9 ~ 13
世友此論為公元前一世紀的作品，闡述佛滅後一百餘年（秦、陳譯本都作佛滅後 116 年）至四百年期間，印度佛教分派的歷史和各部派不同的教義（即部執）。本論的作者世友，據玄奘所傳，世友是佛滅後四百餘年迦膩色迦王時人，是當時說一切有部四大家之一。此論共有三種漢譯：
一、《十八部論》一卷，鳩摩羅什初譯（西元 402~410 年），完本今已失佚，現行本有梁·僧伽婆羅譯《文殊師利問經》卷下『分部品』長行和偈頌一段，為後人摘錄加入。
二、《部執異論》一卷，陳·真諦 Paramārtha 次譯（西元 548~569 年），真諦曾作《部執異論疏》十卷，今已失傳，現今只能散見於《三論玄義檢幽集》中。
三、《異部宗輪論》一卷，唐·玄奘 Hsuan-Tsang 新譯（西元 662 年）。
- 16.見《大毗婆沙論》卷九十九：參大正藏 第 27 冊 p.511.2-28 ~ p.511.3-20
- 17.見《部執異論》一卷：參大正藏 T49 p.20.1-17 ~ 27
- 18.見《付法藏因緣傳》卷六：參大正藏 T50 p.321.3-14 ~ 18
見印順《佛教史地考論》『五、闍賓滅法與師子比丘；六、彌羅崛的滅法』p.303 ~ 321：臺灣 正聞出版社出版
- 19.見《蓮華面經》卷下：參大正藏 T12 p.1075.3.3-11 ~ 12
- 20.見玄奘《大唐西域記》卷四：參大正藏 T51 p.888.2-24 ~ p.888.3-6
- 21.見《論事》第五品 第一~五章：參《漢譯南傳大藏經》第 61 冊 p.182~224 臺灣元亨寺 1997 出版
- 22.見《論事》第二品 第十章：參《漢譯南傳大藏經》第 61 冊 p.182~224 臺灣元亨寺 1997 出版
- 23.見南傳《相應部》「因緣相應」SN12.4-10 經；大正藏《雜阿含》366 及次經
見南傳《相應部》「六處相應」SN35.117 經；大正藏《雜阿含》211 經
見南傳《中部》第 19『雙想經』：參 漢譯南傳大藏 9·p.160-4；
見南傳《中部》第 26『聖求經』：參南傳大藏 9·p.227-3；南傳《中部》第 128『隨煩惱經』：參南傳 12·p.149-10
見《長阿含》卷一：參大正藏 T1 p.3.3-18~21
見《增壹阿含》卷三十四之（三）：參大正藏 T2 p.739.1-12~14
- 24.見大正藏《雜阿含》第 366 及次經；南傳《相應部》「因緣相應」SN12.4-10 經
見大正藏《雜阿含》211 經；南傳《相應部》「六處相應」SN35.117 經
見《中阿含》卷二五『念經』：參大正藏 T1 p.589.1-13；《中阿含》卷一七『長壽王本起經』：參大正藏 T1 p.536.3-19
見《中阿含》卷一八『天經』：參大正藏 T1 p.539.2-20；《中阿含》卷五六『羅摩經』：參大正藏 T1 p.776.1-26
- 25.見『島王統史』第七章：參《漢譯南傳大藏經》第 65 冊 p.53-7 ~13 臺灣元亨寺 1997 出版
見『大王統史』第五章：參《漢譯南傳大藏經》第 65 冊 p.184~187 臺灣元亨寺 1997 出版
- 26.參《印度佛教史》寺本婉雅日譯本 附註 87 ~ 89，p.376 ~ 377
- 27.見《摩訶僧祇律》卷三十二『五百結集法藏』：參大正藏 T22 p.493.1-7 ~10
「耆哆從誰聞？從尊者樹提陀娑聞。樹提陀娑從誰聞？從尊者陀婆婆羅聞。陀婆婆羅從誰聞？從尊者優波離聞。優波離從誰聞？從佛聞。」
- 28.見《善見律毘婆沙》『序品』卷第一：參大正藏 T24 p.677.2-16 ~22
「世尊涅槃後，大德迦葉為初，諸大悲眾集闍浮利地中，誰能持？優波離為初，諸律師次第持，乃至第三大眾諸大德持，令次第說師名字：優波離、大象拘（又譯馱寫拘）、蘇那拘、悉伽符、目犍連子帝須，五人得勝煩惱。次第闍浮利地中，持律亦不斷，乃至第三一切諸律師，皆從優波離出。」
- 29.見阿育王『小石柱法敕』之刪至法敕：參臺灣元亨寺出版《漢譯南傳大藏經》第 70 冊附錄之『阿育王刻文』之 p.65-6~10
- 30.見梁·慧皎《高僧傳》卷十一：參大正藏 T49 p.403.1-9~15
- 31.見《大集經》卷二十二：參大正藏 T13 p.159.1-14 ~ p.159.2-2
- 32.見《舍利弗問經》：參大正藏 T24 p.900.2-29~p.900.3-1
「從上座為名，為他俾羅也！我去世時三百年中，因於

評故，復起薩婆多部及犢子部」

- 33.見鳩摩羅什譯《十八部論》：大正藏 T49 p.18.1-23~26
- 34.見鳩摩羅什譯《十八部論》：大正藏 T49 p.18.1-29 ~ p.18.2-3
- 35.見古藏『三論玄義檢幽集』卷六：參大正藏 T70 p.465.2
「法護（法藏的異譯），是人名。此羅漢是目連弟子，恒隨目連往天上人中。……法護既隨師遊行，隨所聞者，無不誦持。目連滅後，法護習為五藏：一、經藏；二、律藏；三、論藏；四、咒藏；五、菩薩本因，名為菩薩藏也。……此部自說：勿伽羅是我大師」。
- 36.見《歷代三寶記》第八卷：參大正藏 T49 p.79.3-3
- 37.見《翻譯名義》：參大正藏 T54 p.1063.2-9 ~ 12
- 38.見《舍利弗問經》：參大正藏 T24 p.900.3-3 ~ 5
- 39.見《部執異論》一卷：參大正藏 T49 p.20.2-18, p.22.3-18 ~ 19
- 40.見《部執異論》一卷：參大正藏 T49 p.15.2-18
- 41.見《三論玄義》：參大正藏 T45 p.9.3-25 ~ 28
- 42.見《四分律開宗記》卷一：參《卍續藏》第四十二冊 p.345.1-7 ~ 8
「復有蘇婆利師部(此云善歲，是迦葉遺名)，次於他俾羅部，出迦葉遺部(此云飲光，飲光是姓，前善歲是名。約名別分。)
《四分律開宗記》共有二十卷。唐·懷素(A.D. 634 ~ 707)撰，又稱《四分律疏》、《四分開宗記》。收在《卍續藏》第四十二冊。
- 43.見《翻梵語》：參大正藏 T54 p.998.1-14,17
- 44.見『島王統史』第七章：參《漢譯南傳大藏經》第 65 冊 p.53-7 ~13 臺灣元亨寺 1997 出版
- 45.亞歷山大·康寧漢爵士(Sir Alexander Cunningham, A.D.1814 年~1893)，英國軍事工程師、和考古學家。康寧漢在 1861 年創建印度考古勘探團，以發現鹿野苑、那爛陀寺、桑奇大塔等遺址而聞名於世。著作有：
Bhilsa Topes (1854), a history of Buddhism
The Ancient Geography of India (1871)
The Book of Indian Eras (1883)
Coins of Ancient India (1891)
- 46.見《達磨多羅禪經》卷上：參大正藏 第 15 冊 p.301.1-7~13
- 47.見《三論玄義》：參大正藏 T45 p.10.1-9~12
- 48.見玄奘《大唐西域記》卷三：參大正藏 T51 p.888.1-5 ~ 19
- 49.見玄奘《大唐西域記》卷四：參大正藏 T51 p.888.2-24 ~ p.888.3-6
- 50.見《大智度論》卷二：參大正藏 第 25 冊 p.70.1-7~12
見《阿毘曇發智論》：參 大正藏 第 26 冊
『發智論』分「雜蘊」、「結蘊」、「智蘊」、「業蘊」、「根蘊」、「大種蘊」、「定蘊」、「見蘊」。
- 51.見《阿毘曇發智論》卷十一：參 大正藏 第 26 冊 p.974.2-7 ~ 8
見《阿毘曇發智論》卷十八：參 大正藏 第 26 冊 p.1018.1-14 ~ 16

見《阿毘曇發智論》卷三：參 大正藏 第 26 冊 p.929.2-15 ~ 17

- 52.見『三論玄義檢幽集』卷六：參 大正藏 第 70 冊 p.463.1-24 ~ p.463.2-12
- 53.見《舍利弗問經》：參大正藏 T24 p.900.1-9 ~15 ; p.900.1-15 ~ p.900.3-1 ; p.900.2-20~p.900.3-1
※筆者註：《舍利弗問經》是大眾部的傳誦，又名《菩薩問喻》，當中內容主要是記載戒律及部派分裂有關的事蹟。另一相仿的『文殊師利問經』則是(大乘)教派所傳，這兩部出於後世學派的典籍，當中採取的部派說法，都出於說一切有部的傳誦。從《舍利弗問經》提到的阿難系師承，見到《阿育王傳》中阿難旁傳的末田地，被改為第二師，傳法於原阿難直傳的商那和修，可見《舍利弗問經》晚於公元前一世紀的《阿育王傳》。
- 54.見隨佛著《原始佛法與佛教之流變》『佛陀與阿育王之年代表證』：參《正法之光》創刊號 p.10~ p.18 2010 年 7 月 原始佛教會出版
- 55.見《舍利弗問經》：參大正藏 T24 p.900.3-6~10
「我滅度時二百年中，因於異論生，起轉婆訶羅部(巴 Pubbaseliyā, 東山住部)、盧迦耐多羅部(梵 Lokottaravāda, 說出世部)、拘拘羅部(巴 Kukkuṭika, 雞胤部)、婆收婁多柯部(巴 Bahussutaka, 多聞部)、鉢蠟若帝婆耶那部(巴 Paññattivādā, 說假部)。三百年中，因諸異學，於此五部，復生摩訶提婆部。」
- 56.見《舍利弗問經》：參大正藏 T24 p.900.2-28 ~ p.900.3-5
「從上座為名，為他俾羅也！他俾羅部，我去時三百年中，因於評故，復起薩婆多部及犢子部。於犢子部，復生曇摩尉多別迦部、跋陀羅耶尼部、沙摩帝部、沙那利迦部。其薩婆多部，復生彌沙塞部。目犍羅優婆提舍，起曇無屈多迦部、蘇婆利師部。他俾羅部，復生迦葉維部。」
- 57.見《大集經》卷二十二：參大正藏 T13 p.159.1-14 ~ p.159.2-2
- 58.見『島王統史』第七章：參《漢譯南傳大藏經》第 65 冊 p.53-7 ~13 臺灣元亨寺 1997 出版
「於純粹之上座部再起分裂。(即)化地、犢子之比丘等分離為二部。……(四六)其後化地部起分二派，說一切有、法護之比丘等分離為兩部。(四七)由說一切有而飲光，由飲光而說轉，由此次第更起經說。」
- 59.見『三論玄義檢幽集』卷六：參 大正藏 第 70 冊 p.463.1-24 ~ p.463.2-12
- 60.見『島王統史』第七章：參《漢譯南傳大藏經》第 65 冊 p.53-7 ~13 臺灣元亨寺 1997 出版
「於純粹之上座部再起分裂。(即)化地、犢子之比丘等分離為二部。……(四六)其後化地部起分二派，說一切有、法護之比丘等分離為兩部。(四七)由說一切有而飲光，由飲光而說轉，由此次第更起經說。」
- 61.見鳩摩羅什譯《十八部論》：大正藏 T49 p.18.1-29 ~ p.18.2-3
「即此三百年中，薩婆多中更生異部，名彌沙部。彌沙部中復生異部，因師主因執連，名曇無德。即此三百年中，薩婆多部中更生異部，名優梨沙，亦名迦葉惟。」

隨佛尊者開示： 《宿命業報與因緣業報之差異》連載預告

台灣 編輯組



你我一定經常聽到這樣的抱怨：「我前一輩子是造了什麼孽？這一輩子要受這樣的苦？」或者自己碰到不如意的狀況，例如車禍、得到重症、喪親、人事之間的怨憎糾結…等等，不禁抱怨一番：「一定是我前世造了什麼孽，才會碰到這款衰事！也許是我欠他的吧？…」對於這些重大創傷，總認為自己是無辜的、找不到原因的，又為甚麼偏偏是我碰到呢？不能釋懷的結果，都會自動將它簡單的歸因為是自己「業障深重」、「前輩子註定的」。這就是一般大眾對於業報的觀念，多數都還停留在「宿命業報」的概念中，相信這些不公平待遇是我命中註定的，這樣的想法多少讓自己承受的痛苦稍微感到好過一點，給了自己一些安慰。

隨佛尊者在《宿命業報與因緣業報之差異》開示中提到：「…如果我們相信宿命的業報，認為一切都是註定好的，那麼，學佛的人就會變得很軟弱，碰到困難，或碰到別人用不當的方式來對待我們，我們會退縮，會將自己的懦弱藏在「噢！是前輩子註定好的」這種信仰底下，欺騙自己，不敢勇敢面對問題。諸位朋友，面對現實人生，你們需要正確的、健康的

生活智慧。並且你要記得一件事：我們現在的作為會影響外在的環境，現在的外在環境也會影響我們現在的處境。所以一個人不要只關心自己，也要關心環境。因為關心環境就能幫助你自己。如此，你自己更好，環境也會更好。這才是一個正常的、健全的現代公民應該有的認識。…」各位法友若能細審全篇精闢的分析與譬喻，將得以釐清我們很多妄見。

宿命業報的觀念是相信人生中早已註定的遭遇，包括生死、禍福、貧富、貴賤等，或者相信一切事情都是由人無法控制的力量（神）所促成的。宿命論的觀念並不為 佛陀時代的異道所獨有，不論古今中外，人們都不斷嘗試解開人生的種種奧秘，或找出某些事情的含意。據考古學家發現，早在西元前四千年前的兩河流域美索不達米亞遺跡¹，就有這方面的論述的文字記載了。 佛陀正覺於二千四百四十三年前，依於現前如實觀察的智見， 佛陀提出身心活動為因緣中的現起，也就是所謂的「緣生法」，必定是無常、敗壞、非我、非我所的現起，這一認識推翻了現前是「真實存在」的錯誤想法，而成為佛教獨到的思想與觀點。依因緣法、緣生法的「因緣業報」的觀念處理事情，現世即能得安樂²。

所謂的道次第就是一步接著一步、一環接著一環，前面的沒有完成，下面的就走不下去，修行的道次第重要就在這裡，所以如果不依道次第，我們就會修不起來。對於修學佛法的人來說，「修證道次第」是非常重要的所在，如對修證次第不明白，在修行上則難免陷於迷惑與紛亂的困境。所以我們將 隨佛尊者於遊化期間結集的開示錄音整理出來，並依次第推出連載，下一期首先將推出《宿命業報與因緣業報之差異》開示筆錄，以釐清此一重要觀念上的差異。

註解：

1. 居住在兩河流域下游的蘇美爾人是世界上最早發明文字的民族，他們用蘆葦筆在泥版上按字，所以字型一頭粗一頭細，歷史學家稱為楔形文字。
2. 雜阿含 215 經…世尊說現法，說滅熾然，說不待時，說正向，說即此見，說緣自覺。…

在塚間的靜修體驗

Ven. Tissarā 記於 2003 年 7 月

緣起

歷經一年半的全台遊化生活後，今年的夏天又回到了台北菩提伽耶內覺禪林，因為僧團決定今年在此結夏安居。一如往年，安居期間是我們在一年當中，主要的精進靜修時間，也是我們唯一可以不用辛勞遊化各地的「定居期」。和往年比較不一樣的地方，是今年多了兩位學習南傳佛教數年，並且原在北傳佛教已出家多年的女眾。一位是今年二月初才來此近學修行的法能淨士，另一位則是法能淨士在斯里蘭卡參學時所認識的法友，在開始結夏後六月初來此短期淨住參訪的一位尼師，她們兩位參與了僧團在今年的夏安居。

法能淨士是在兩年前，到台北來向我的親教師——烏帕沙瑪尊者請法，近一年多來，當烏帕沙瑪尊者每月遊化到花蓮弘法時，她就從高雄縣甲仙到花蓮聽法學習。過去她曾到泰、緬、斯里蘭卡等南傳佛國參

學，並且也在英國阿姜查系統的禪修中心淨住了一小段時間，內心相當肯定與嚮往原始佛教的修行方式。當歷經最近一年多來的觀察、學習與思考後，她終於下定決心，重新規劃了個人的學法生涯，來此和大家共住修行，並作參與此處僧團的準備，而此處的僧團和她之間，也需要透過平常生活上的相處，才能更深入的相互了解與共學，所以今年起她就來此依止、修行。法能淨士是一個善良、和悅及勤勞的人，也是一個相當懂得如何和人相處的人，她的到來，事實上是受到大家真誠的接納，可是卻因為本身缺乏內在的信心，以致於不自覺的自認不如人，並且也害怕別人了解她，更擔心不被接納及肯定。我們和她的相處，多數的時候，是大家心裏有默契的、不著痕跡的鼓勵她，給她愉悅的生活氣氛，並幫她相信自己，讓她完全的自由與自主的作自己。可是，內在的路……，終得自己慢慢的走。



我對另一位尼師的印象是深刻的，她是位表面上勇敢、聰明、直率、風趣又帶點「酷」，並且有點天真與自負，但在內心卻是情感豐富、感受纖細敏銳、正義及善良，主觀強烈既容易期待又害怕受傷的人，事實上她只是用一種既輕鬆而別人又可以接受的方法來保護自己而已。這位尼師是經由法能淨土的介紹於高雄和我們相識，初次的見面，是在烏帕沙瑪尊者每月遊化到高雄弘法的共修現場。她讓我難忘的原因，是初次見面時，她即向尊者提出近學共住的請求。當尊者問及：「為何在雙方初識時即如此放心的要求近學共住？」她表示因已無法適應北傳佛教道場的修行與生活模式了，並且在臺灣真正的原始佛教僧團又不多，而當中出世修行的女眾學團則更少，由於相信法能淨土的判斷與決定，所以才請我們讓她「試試看」。記得當時尊者只有沉默以對。經過一個月以後，當我們又遊化到高雄時，她又再次的當面提出近學的請求，並且特別聲明「無法保證一生都會和我們共住修行」，還有希望我們不要因為她的某些能力，而像其他道場一樣的要她特別擔當與付出甚麼。此時，尊者對她說：「我們一無所求於妳，妳可以為我們付出甚麼？」又說：「我無法教導人，我只分享如何了解自己的經驗，並幫助人走自己的路。妳不需要和我們一生相守，只需要清醒的作自己。我沒有答應妳和大家共住近學的立場，因為這需要由此處的女眾學團全體決定，但我可以承諾作一個真摯的朋友，而真摯的朋友是不需要相互的要求與期待，只要真誠相待」。這位尼師就這麼來了，並且只作朋友，不相互要求與期待的朋友。

除了她們兩位以外，還有另一位在結夏期中，半途加入的法友，她是參與高雄修學課程的學員，在高雄輔英大學擔任講師的法平居士。她原本已在北傳佛教修學數年，並且也有一位出家於臺灣知名佛教道場的妹妹，但經過在此知名道場的近學與了解後，卻讓她對自己的信仰產生很大的疑惑與障礙，而不知何去何從。最後，她接受了一位去過東南亞參學的出家人建議，親身到緬甸參學了一小段時間，並在緬甸短期出家，如法的出家修行一個月，才又找回對佛法的信

心，同時明白了佛法在傳承過程中的許多事情，從此對原始佛教有了斬新的看法與態度。正當此處的僧團在高雄遊化時，她經由朋友的介紹，輾轉聽聞到僧團的修行方式及活動訊息，內心歡喜的參與了高雄的修學，並且決定到台北參加此處「內覺學園」的短期進修。

平心而論，常年不定居一處的遊化生活，每到一個地方只能隨機的住一、二天或三、五天，有時有居士提供短期的住處，有時則需要自行搭掛傘帳宿於戶外，一面要內覺自修，一面又要隨處的引化人心，這種生活方式實在不輕鬆，但日子卻過得很實在，內心也很平穩、安樂。記得當初親教師——烏帕沙瑪尊者問我們，是否願意過著終生不定居一處，同時不受取、不積蓄及不使用金錢，必須托鉢化食、隨緣受施的修行生活。因為這是為了讓僧伽免於只能依附在寺院及固定護法的生活，並造成安逸、依賴、軟弱的身心退化，同時避免隨欲而求、貪執爭逐的苦惱，但生活會比較辛勞。那時我和 Ven Ñānavati、法悉初聽到時，不僅不害怕，反而從內心湧現出難以言喻的喜悅與感動。因為當初學習佛法時，心裏就覺得佛法應該就是這樣，內心清明、離欲、遠離無謂的戀著及爭奪，不僅務實的實踐，並用直接與簡樸的方式接近大眾；以平實、無求及慈心的宣揚佛法、教化人心，所以當聽到親教師提出這種修行生活時，內心確實的感到這就是我們所要選擇的道路了。那一天我們對自己的出世修行生涯，充滿著信心，內心也異於平常的安穩，至今難忘。

自從出家以來，我們一直過著「無有錢財，不定居一處」的生活，但我卻不曾有過「塚間修行」的體驗，而且這種修行方式在我的心中，只是停留在久遠的印度及男性比丘的精進方法罷了！從來不曾想過身為女眾的我，會有機會到埋葬死人的塚間修行，直到今年的夏安居，才改變了我的想法。今年在台北的「菩提伽耶內覺禪林」安居時，親教師只提到在今年的安居期，要教導大家對身心當下十二因緣的認識與覺知，而這也是今年夏安居期間的修學重點。安居期的前一個月，我們著手修學的是深入於六觸入處的覺



知與五蘊的體察，進而覺查當下的「直覺存在感」與「自我想」的現起因緣及關涉次第，而親教師也只是約略的說起「可能會帶大家到塚間修行」而已。但在農曆五月十三日早上用齋的時候，親教師卻直接了當的提出，當天傍晚要帶領大家到墳場露宿修行。當時的我，心中是既緊張又帶點亢奮，另又夾雜著些許的疑慮與想像，畢竟比起露宿於山林、公園及戶外的既有經驗來說，夜宿在「活人不至」的墳場，是大大的不同啊！可是緊張歸緊張，在當天的傍晚，太陽即將沉入地平線前的半小時，我們五僧一俗一行共六個人，每個人只帶著頭陀傘、帳、臥墊、水壺、小手電筒、哨子及一條護膝巾，就走入了陽明山麓的第一公墓。

一、沉靜在月夜的心

走入公墓區後，浮現的第一個想法是「怎麼會這麼多」。因為擺在眼前的景像，是接連著幾個山頭無不遍佈著滿滿的墳墓，而此時的陽光又呈現出已將隱沒於地表的昏黃與暗黯，在這當頭，「死亡」的氣息與壓力，彷彿從天、地與四面八方逼人過來，讓人深感到蒼茫、孤寂、無力、沉悶與自己的渺小。在我還是居家弟子的時候，曾經跟一位法友來過一次，當時的心境只是想著「何時我也能在塚間修行？」可是真要進入墳場修行時，心境卻有著當時所沒有的感受與體會。我深吸了一口氣，舒緩一下因面對場景下的些許震撼感，而造成呼吸短暫的停滯不順，所引起

的缺氧性氣悶與不適。此時我望著迅速走入墳場的親教師的背影，即不假思索的邁開腳步，同時心想：「這是我的菩提路，無論如何的困難，我也要奮力向前」。

隨著向前邁進的腳步，一排排、一座座各式各樣的墳墓從我身邊經過，有些整理得既乾淨又整齊，有些則相當的雜亂、荒蕪，當中有的是社會名流顯宦的墓室或風水，不但佔地廣闊，地點與景色俱優，造景也相當出色，不亞於活人所住的豪宅大院，但多數則簡潔素雅，一如尋常民眾所居住的大樓公寓。人間的生死原本殊途，但虛浮的受用卻一致無別，墓園雖有雅俗、大小的分別，可是葬在下面的遺骨，卻是一般的冷清、孤寂與無言的面對人間。我走在這「無聲」的道場裏，心中靜靜的傾聽「法音」的宣流，一步一步的走在向於彼岸的道路上。此時看著即將沒入遙遠地平線的太陽，我想：「在沒有光明的時候，只有依靠內在的光明，走自己的路」，今晚在塚間的修行，也彷彿是如此。

我們一行人走入墳場後，天色已經昏暗，對四週的環境又陌生，所以大家只好迅速、簡略的找個位置，並儘快的將頭陀傘、帳、臥墊整理好。由於是第一次在塚間安住，此時才發現完全不像平常在公園或林下一般，掛起頭陀傘、帳只要隨意的用繩子綁在樹枝上即可，因為墳場沒有甚麼樹，有也只是少數幾座墳墓的邊上，種上幾棵近人高的柏樹而已，即使要找家族式的墳墓，也不是很方便或適合，所以在塚間要掛好頭陀傘，似乎不大容易。此時黑夜來得特別快，因法能和她的法友兩人不僅是初次使用頭陀傘（法能只有和我們在冬末及春天使用帳篷露宿的經驗），又一起選上一個相當寬敞潔淨的墳墓比鄰而眠，不僅繩子不夠長且手忙腳亂，而今天同來的居士也是沒有搭傘帳的經驗，所以他們有點慌亂又有點手足無措。我和 Ven Ñānavati 則在他們的上層墳區，相互隔著三座墳墓安單，而親教師則在更上層的墳區臨近著野林獨自安單，並居高臨下的看顧著大家，同時督促大家動作要快，少說話。



二、潛在的恐懼

當大家處理好各自的臥處，黑夜已經降臨了整個山頭，此時的墳場感覺異常的寧靜，大家會合在「法能與她法友的寮房」前，我看著四位出家人與一位居士，大家似乎都有著異於平常的緊張、興奮及壓抑的情緒，法能的法友看著山下的台北夜景開始講笑話，大家則零散的附和與說著各自的話題，而親教師則是不發一語的看著我們。不久，親教師開口問我們：

「此時在這座山頭有多少活人呢？」這個問題讓大家一時之間不知如何回答，只得各自臆解。最後，親教師對大家說：「我們如果心懷迷惑與欲求的活著，就如同死亡一般，死人被埋葬在地底的黑暗，而我們則埋在苦惱的黑暗中。在塚間的修行，不是要讓自己膽子變大，變得不怕「鬼？」或者不怕死！而是要從莫名的畏懼中，洞觀內在畏懼的苦、苦因與出離之道，覺悟到畏懼是出於對「安穩自我」的渴求，並在面對未知、不確定下引發出來，且在焦急、疑慮與幻想的伴隨中，緊緊的束縛著身心。「鬼？」在於人的心中，事實上是在面對未知時，由內心種種的不安、焦急、疑慮、害怕的心緒，在所激發的幻想裏，揉雜出的投射影像，是對失去「安穩自我」的不安、焦慮、怖畏的影像。我們的內心如果有著欲求，那麼怖畏與恐懼就不會消失，種種的幻想也不會遠離內心，因為我們會經由幻想來舒緩欲求所引發的焦慮及畏懼，以及強化對實現欲求的意願。修證菩提的人，不需要畏懼「鬼？」，因為「鬼？」主要是從內心欲望的魔界，所映現出的內在影像。我們該關注的不是「鬼？」，而是內在的欲求，需要遠離的也不是「鬼？」，而是內在的欲求」。親教師開示結束後，即要大家各自回傘帳內用功。

三、反觀的警覺、正見的生起

傍晚走進墳場的時候，親教師要我們各自找覺得好的「風水地理」位子，在找位子的當下，內心隨即生起了很多的想法，因為是要借宿一夜，所以特別認真與仔細的看每一個接著一個的墳墓，最後選了一個還算乾淨並且上頭有個十字架的墓地，跟屋主誠心的打個招呼後，即開始動手掛起傘帳。決定借用這座墓



地前內心起了一個想法：據說信仰十字架的人，不是上天堂就是下地獄，所以不會在這裡，我借用此處比較不會打擾到對方，當然內心更真實的想法是對方也不會來打擾我（雖然知道此是不正思惟，但內心卻著實有這樣的一個理由）。

時間慢慢的過去了，回到傘帳後靜靜的打坐，剛開始內心正念分明的思索著師父剛才的教導，心中沒有焦慮與畏懼，唯有師父法語的迴盪，白天的準備工作及期待塚間修的亢奮心緒，在過了初夜後無聲無息的溜走，隨之而起的是身體疲累的浮現，在這活人不至分外寧靜的墳場裡，發現身心的起伏改變、以及內心的起心動念，都因外在的寧靜而特別的明顯及容易察覺，原以為是這麼一回事，再靜靜的看著才更清楚的發現，原來是內心已經對週圍的環境開始有「不安及焦慮」感，所以把注意力特別的集中在自己的身、心來觀照。看著台北市第一公墓山下的天母、士林、石牌，這些台北高級的住宅區裡，山上黑夜寂靜，山下車水馬龍熙熙攘攘燈火通明，注視著市區中的萬家燈火，心裡想著，每一個燈下就代表著一個家庭，有著不同的悲、歡、離、合，住在燈下的人們有著個個的酸、甜、苦、澀，每個家庭每個人都不一樣，但大家卻都一樣載沈載浮在輪迴的生死之流中。

四、妄想及怖畏的息除

夜幕低垂，坐在萬墓圍繞的山麓裡，望著山下燈火明亮的市集，強烈的對比，深深的感受到人們對生

的渴求及對死的怖畏。夜深了，身體也覺得很累了！看看時間已經近半夜十二點，躺下來休息吧！就在心裡決定躺下來的念頭一起，身、心即陷入另一連串不知如何是好的猶豫中，那就是：我的頭要朝那個方向呢？跟墳墓同方向？還是反方向？又想，同方向對亡者比較尊重，於是決定把自己跟墳墓底下的這位墓主擺同個方向，準備休息了。接著問題又來了，是要面對著墳墓？還是要背對著呢？從有認知到現在，對於讓身體躺下來休息這件事，似乎不曾需要這麼多思索也不曾這麼困難過啊！為什麼在此時不需要思考的問題都浮現出來了呢？心境的影響而使得季節雖已入夏，夜晚卻感覺如秋夜之沁涼，彷彿時間的鐘擺也調慢了一樣，內心雖不覺得害怕，但卻有股難以形容的不定感。與其躺著內心不安定，不如繼續讓自己坐著用功，心裡即很快速的專注並收攝身心，靜下來，後又發現潛藏在心裡對生的渴求及對死的怖畏，並不是理性知道而已，用道理說服自己是沒有用的，因「自我的不安穩感」接二連三的擾亂自己，如此的覺察與對自己心緒的發現，在自己的修行期待上感到挫敗感，但在當下身、心的清楚卻又是如此的平靜。

五、輕安、寧靜的湧現

最後還是讓自己的身體躺下來休息，並接續著專注自己的每個身心反應，從躺下來再進一步的覺知身體從緊繃到放鬆；心緒從平靜到對下一刻的不確定感而有焦慮的起伏及幻想，乃至確定感的期待和追尋等等，一而再、再而三的反複觀察，原來真正感覺疲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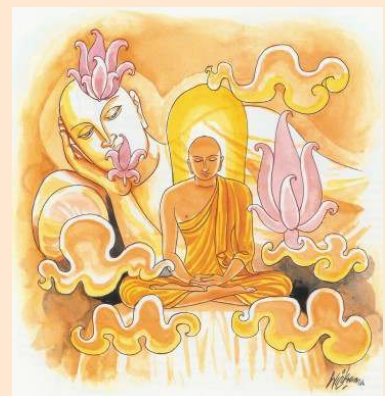
不堪的是「來來回回擺盪不定的心緒」，而非如自己想像以為是外在的種種因素來影響念頭。當向內在察覺而不再向外期待及想像，對自己身心的當下清楚明白了之後，內心的平靜是難以言語形容的，內在的平穩讓身體很快的進入深層的睡眠，再次的睜開眼睛已是早晨的五點了，當意識慢慢的甦醒，心裡仍是清楚及平靜的，收拾好傘、帳及臥具等裝備之後集合，大家都各有體會的靜默，依序走在回道場的路上。

第一次塚間過夜的經驗是難得而且可貴的，因為對一個女眾的修學者而言，塚間修的機會更是難得的，必需要有諸多的因緣，無論在安全及內在覺觀的修持上，師長都必需承擔比帶領比丘塚間修更加多倍的責任與教導，非常的感恩親教師願意給女眾有如此殊勝的體驗機會。

有了第一次的塚間修經驗後，之後多次的到塚間修也都有不同的體會與發現，對自己在修行及自我覺察上有莫大的幫助，並且之後的塚間修已不再找有十字架墓地了，而是以地點安全與搭傘、帳方便等實際面為考量，平常很少有睡不著的經驗，所以師父曾說：不論睡得百萬名床，或是睡在廁所門口乃至墳墓堆裡，最重要的是睡得著及睡得好。在塚間修的經驗裡才明白，睡得著及睡得好真的是最重要的，最後，再跟大家分享一個很有趣的體會：在活人不至的塚間用功”真的很安靜”。

巴利語詞

Parinibbute Bhagavati saha parinibbānā	世尊入於涅槃時，
Sakko devānam indo	眾神之主釋提桓因
imaj gāthaj abhāsi:	說此偈曰：
“Aniccā vata savkhārā,	「諸行無常，
uppāda-vaya-dhammino;	是生滅法；
Uppajjitvā nirujjhanti,	生滅滅已，
tesaj vūpasamo sukho” ti.	寂滅為樂。」





當我遇到了中道僧團

Bhikkhu.Citta Sang Varo

後學是一位平凡的出家人，接觸原始佛法時間不久，尚無能力轉達 佛陀深奧的法義，唯有能跟大家分享個人小小修學前、後的經驗。

無知的我：

年少的過程（出家前的我）與一般年輕人無異，為了使自己的人生好過一些，

經歷許多人生困境的衝擊，總是告訴自己“我不可以失敗”，並且還抱著幾點生存下去的人生觀：

- 有誰不想做個聰慧的人，
- 有誰不想做個成功的人；
- 有誰願意自己是痴呆又愚蠢，
- 有誰又能接受：你好笨！

社會的現實是很殘酷的，只要你不行馬上就會被淘汰。為了三餐的溫飽，生活經常過得像螞蟻一般的忙碌但又恍恍惚惚，生命一天又一天的失去。有時候想啊！想啊！我這一生當中到底真正要的是什麼？不知道！由於這些不知如何是好，經常造成內心對過去及未來的事也只能回味與苦念。

我所認識的佛教：

當時，佛教是個人心靈上的歸宿與避風港，因為在流轉的生命中，佛教就像可讓我暫時恢復清淨心靈的家。每當遇到挫敗的事情時，總會到寺廟去拜拜、痴痴望著佛像、呆呆看著菩薩像、偶爾還向法師請法來化解內心的不安，甚至到道場掛單靜修、打坐、念經以及發心當義工。在道場靜修的時間，內心就會感到舒適、安寧和清靜。心裡常常會出現出家修行的念頭，可是又有些牽掛與放不下。每當靜修結束，總會感受到 佛陀的那道光明又浮現在眼前，不但給了我希望，還加強了對未來的信心。但往往是好景不常，這種心境無法維持太久，只要回到社會經過幾天，那散亂、挫敗的心境又會再次來拜訪，問題總是沒有根

本決解。最後，煩惱還是歸於煩惱，痛苦仍然歸於痛苦，現實的人生還是要面對。經過多次的徘徊，內心開始反思，自己的人生到底有多少價值？又有多少次可以重來？要如何才不枉費今生？又應該如何做才不會辜負了自己呢？...最後下定決心將工作辭掉，到佛教界四處參禪修行、不斷的從各方向想辦法要尋找正法；從這座道場找到了那座道場，經過了一段時間，自問：佛陀在世時，到底教的是什麼法？還是我沒慧根，為什麼總是.....。

眼前的一徧光明：

尋求 佛陀之正法，本來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在尋找正法的那段日子裡，大部分所到過的道場，幾乎每位法師給的回答都是大同小異，都認為自己所傳續即是 佛陀之正法，聽了這麼多，各個的教法卻都是各說各話。對一個想出世修行的學人，只是更增加迷惘，教說的複雜也令我失去了歸宿感，不知如何是好？內心的徬徨與掙扎令我失去方向感，經過漫長的發酵，腦海裡慢慢的起了一個念頭：“算了，反正都是在修行，到哪裡也一樣！”，就在失望與不想再繼續尋找的那一刻，經由怡保一位較早跟隨 師父學法的法集居士的引介，使我有機緣聽聞 隨佛法師所講述佛陀的原始教法。在一瞬間，似乎背後有股熱騰騰的力量，不斷的在推動著我那失落的心靈，而聽聞法義卻有似曾相識的熟悉感，但確實在我今生的經驗當中是未曾聽說，心中的法喜也與往昔有所不同，這時我才醒覺到，原來這才是我心目中所相應的佛法，真是“有心栽花花不開，無心插柳柳成蔭”。彷彿也讓我感到 佛陀就好像在現前為我說法，實在令我感到慶幸，因為在修行的道路上開始有了新發現與轉變。

人生在這尋法的階段裡，能遇正法已令我感到不可思議；而更讓我難以預料的是，在我有生之年竟然能夠跟隨中道僧團出家修行，學習 佛陀原始之教法，這是一件可遇不可求之事，想起 師父常對我們說：“不是我們福報大，是我們遇到好人了”。在親近與學習當中，師父除了教導我 佛陀殊勝的教法外，更教導我如何做一個有良知的正常人；首先在恩情道義上要先做好「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再來調

整個人心理人格「自淨其意」，這些都是做人的基本條件，一個人如果懂得很多深奧的法義，卻不懂得基本做人之道，學佛對他來說只不過是把佛法變成另一種知識而已，對於遠離輪迴的痛苦是毫無幫助的。在過往日子裡，雖然聽聞很多佛法，道理也懂很多，至此才使得我深入的理解到，之前的人生觀及想法是有錯誤的，真正心靈的快樂與所得，是無法於物質及慾望的希求來獲得滿足的。

師父的教誡：

師父對我的教誡是直接、針針見血毫不客氣的，一一指出我難以接受的缺點，這讓我感到如同身上的皮一層又一層被剝去、苦不堪言，而每次我都會低頭不語與洗耳恭聽的接受教誨，因為我知道 師父是用心良苦，並苦口婆心不斷的在教導我，這讓我感到幸運與感激，因為有那位師長需要與自己的學生對立呢？每當教誡以後，我會去思維、消化並改善自我的過失，內心相信只要我肯接受與及時觀照這醒覺的生命，並在時間上用功一定可以的！

師父對我的提醒與基本教育：

◇ 一般人們互動的狀況：

- 人們在互動當中，有摩擦、意見不合是理所當然、沒有則是偶然。
- 與人相處不但要有默契也要有時間與耐性，道情才會生起。
- 更重要的是要真心的互相尊重，這點可是易說難行，試問有幾個人真正能做到呢？（很多人還不是把自己擺在第一？...）
- 人生複雜之事既不屬於黑色、也不屬於白色更不屬於灰色，因為從來都沒有一個色是“常而不變”。

◇ 誰人面前不說人、誰人背後沒人說之道理（廣東話翻譯，意思是指：那個人的嘴巴不會說人的是非，那個人沒有讓人在背後說過是非）。

- 事情做不好會被人說，
- 事情做好也會被人說，
- 什麼事都不做更是有人要說，

所以對世間有利的事，應當積極行善與自利利

他的去做。

◇ 事情不在結果只在過程：

- 從因緣法的角度來說，人生從來就沒有開始哪兒會有結果？這一切只不過是在因緣過程當中不斷的改變，所以我們要如實的去體會、發現與珍惜每段因緣，一旦錯過就再難以相逢。

◇ 提取的心境：

- 當境界「考驗」來臨時，無論是強烈的反抗或是冷淡以對、乃至不動聲色的表達，這都是屬於一種提取的心態，要如何才能斷除這煩惱與痛苦的心態呢？
- 即如大正藏《雜阿含》262 經所言：世人顛倒，依於二邊，若有、若無。世人取諸境界，心便計著。迦旃延！若不受，不取、不住、不計於我，此若生時生、滅時滅。迦旃延！於此不疑、不惑，不由於他而能自知，是名正見如來所說。所以者何？迦旃延！如實正觀世間集者，則不生世間無見；如實正觀世間滅，則不生世間有見。迦旃延！如來離於二邊，說於中道：所謂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
- 應當時時刻刻保持“正念正知住”之觀察與醒覺，才能在這交叉複雜的人間，予以智慧之光明來解決問題。

雖然以上幾點是我目前也還在學習，難免還會有起伏的時候，但此心境的感受仍然與當時在俗家時有很大的不同，這也令我明白到出家與在家修行之差異。很多事情還是必須親自去經驗才能體會，真謂“如人飲水、冷暖自知”。此外，讓我更了解到，“人”只要還有一口氣在，就必須面對煩惱與痛苦，這就是“人的世界”。在這當中個人也感受到馬來西亞法友們對我們的關心與期許，之前感受有些許的壓力，現在更能體會到馬來西亞法友對法的渴盼，我更該好好的努力學習與改變，回饋法友的照顧與護持。身為 佛陀出世弟子的我應當依 佛陀如法如律的教法而行，同時也將佛法流傳不息、續佛慧命，好好利益往後的學法者。

SĀDHU ! SĀDHU ! SĀDHU !



Short-term Monastic Practice....Why?

短期出家的緣起

A tissue in the hand¹ Soup to Nuts² OPERATION: EACH / SINGLE BREATH

一張紙巾在手……清湯到堅果……精勤方便：實實在在，盡當前每一呼吸。

紐約 法梵



October 2010: I was chauffeuring the sangha to visit to a Ven. theravada elder abbot in New York. I was suffering from a flu that day and so was Venerable Tissara. Both of us were sneezing a lot in the car before arriving the temple. As we left the car, I grabbed a “BUNCH” of tissue from the tissue box and put them in my handbag. When I offered the venerable to take some, she took only 1 tissue and put it in her pocket. During the visit with Bhante, I started sneezing and struggled with a runny nose. My handbag was placed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room and I was in a bit of an embarrassing situation. Venerable Tissara, who was sitting next to me, gave me the clean tissue from her pocket. What a relief! A tissue in the hand is better than 10 pieces accumulated away in my handbag that were not useful at all!

2010 年十月的某一天，我開車送僧團去探訪紐約市的一位南傳長老。我和 Ven. Tissarā 兩人都感冒，不停打噴嚏。離開車時，我很自然地買了「保險」：從紙巾盒中取了一疊紙巾，放進手袋。當我請 Ven. Tissarā 也拿一些紙巾，她只拿了一張，放在口袋裏。在長老開示當中，我突然不停的打噴嚏，放著紙巾的手袋，卻是放在房間的另一邊。正當我著急地忍住往外流的鼻水，坐在身邊的 Ven. Tissarā，適時的將她

的那一張紙巾遞給我，讓我及時的脫離窘境。在需要的時候，一張紙巾在手，比起遠在身外的十張紙巾，實用得多呢！

December 2010: Before a Friday evening lecture, I offered a bowl of soup to Bhikkhu Aticca which he accepted. Another dharma brother offered a box of oatmeal/Nuts which Bhikkhu Aticca declined. I was slightly bewildered until Bhikkhu Aticca explained. He cannot accept the box of Nuts as this is solid food in evening and excess accumulation is restricted in the sangha's discipline. My first thought was that this is not a practical discipline. I did not see how that has to do with abandoning cravings and clinging. I understand the sangha discipline of not accepting money, but now, not accumulating food. How absurd? Bhikkhu Attica went on to explain that this is living out uncertainty. Ahhahaha. I got it. OPERATION: Living out EACH BREATH as a FINAL BREATH.

2010 年十二月，某個星期五的晚上，紐約中道禪林的住持 Bhikkhu Aticca 在說法前，接受了我所供養的一碗（合于戒律的）清湯。另一位師兄因為擔心隔日沒人供養 Aticca 師父早齋，便買了一大盒堅果麥片供養，Bhikkhu Aticca 拒絕接受。因為他需要許多天才

能夠吃完一大盒，但是戒律是不可儲聚食物過夜。當時，我覺得這戒律太不實際了。離貪……斷愛……向于捨，不受金錢等等……，我明白。但受一星期用的食物也不可以？太特殊了！後來，Bhikkhu Aticca 解釋：這是修行，生活在不確定中體驗「緣生，無常」。這才恍然大悟：精勤方便，實實在在的正觀當前，盡當前每一呼吸。

As a householder, I make plans all the time as I cannot relinquish the responsibility. This appears contrary to the practice of NO TOMORROW. We are constantly planning to maintain a roof over our head, food on the table for the family and financial security at retirement etc. Many a time, when sudden event hits, misery occurs. We talked about and default to impermanence all the time when we come into sudden events in our daily life. Ability to live it out is the key to practice. Understanding dependant origination is the key.

身為一個在家人，家大、業大、責任大，每一天都在盤算經濟、家庭、健康、退休計劃……等等，當有突發事件，或不如意事時，痛苦就會發生。我們常會自我解釋：無常（Anicca）啊！但是能夠坦然的活在緣生、無常中，便是體驗因緣法的修行了。

How can I apply the OPERATION: NO TOMORROW into a householder's life? I want to live out the experience of the everyday life of the sangha. With this idea in mind, I cross checked myself for any other reasons and the manifestation that this event will cause:

Am I doing this to challenge or substantiate my existence?NO!

Am I doing this show off to others that I can do it?NO!

Am I trying to run away from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family and work?NO!

Is the grass greener at the other side?NO!

Will the image of a shaven head outlook effect negative ramifications for my household and business associates. Others who do not understand the practice, may worry about their own comfort zone be disrupted. It is like by-products generated from advanced technology nowadays are culprits to global warming which in turn is the cause to many natural disasters killing lives.NO! I will do my best to play my householder

role.

I answered NO to all of the above questions. Actually, too many anticipation and planning again.

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我中文根底差，聽法、理解困難。如果……有機會跟隨僧團生活（短期的），學習和體驗「正觀當前，盡在當下的因緣」……

我再三檢討自己，短期出家念頭的目的：

1.是為了肯定自我嗎？……不！

2.是為了榮耀自己嗎？……不！

3.是在逃避責任（家庭，事業）嗎？……不！

4.是羨慕出家生活嗎？……不！

5.出家後的形象，會影響家人和公司嗎？擔心他人的安全感受影響，如一件好事（如科技發展）有時是會影響到一些不良效果（地球暖化…天災）。……不！在家時，我會盡力做好應有的責任。

太多的顧慮和計劃了，盡當下的因緣罷！

短期出家……HOW?

December 2010, I had hoped to follow the sangha in their Malaysia/Singapore trips. But due to a renovation project at home, I was unable to make the trip. Actually, I was physically exhausted and stressed during those months. I changed my mind about monastic discipline again, as I enjoy the comfort in my newly renovated home. I am not versed in the dharma nor am I persistent in my meditation practices like other dharma brothers. What if I cannot tolerate the strict discipline of monastic lifestyle? What if I become ill and become a burden to the sangha. I hesitated again.

2010 年十二月，我希望跟隨僧團去馬來西亞及新加坡，但是家中正在裝修，不能成行。其實，在去年我是很勞累，所以改變了短期出家念頭。在家中可享受得很舒服呢！我聽法及打坐，也不如其他師兄那麼精進。如果短期出家時，我不能忍受僧團的刻苦生活形式，病倒了便會麻煩僧團。這個顧慮，讓我又猶豫不決了。

I shared my concerns with Venerable Tissara, and she told me that I am drifting away from my current conditions. I



need to increase the 'PRESENT' factor in my observation. With that saying, I checked for airline tickets that weekend and found myself in Asia a week later. As I walked into the temple on February 8th 2011; day 5 of the OBST meditation retreat, Venerable Tissara asked if I am going ahead with the monastic vows. I said I do not know then as I had not asked Shifu. When I saw Shifu later, the only thing on my mind at that moment was that I like to experience the everyday life of a sangha. I asked if I can take the monastic vows for a short period Shifu asked about my departure date. He then said I can take the vows the next day so that I will have 9 days of experience and I can go alms round with the sangha. At that moment, I was neither excited nor apprehensive about the decision. It was just so comfortable. In the evening internet lecture, Shifu announced this event to the class and also asked if I had told anyone in New York about my decision. It occurred to me that I had not as my decision was made that afternoon.

我對 Ven. Tissarā 說出心中的種種顧慮，她提醒我想太多了，離開了「正觀當前，盡在當下的因緣」。這真的是當頭棒喝！我立即買機票，一星期後便到了亞洲。二月八日到達台灣內覺禪林時，已是禪修的第五天了。Ven. Tissarā 帶我進入道場時，問我是否短期出家？我回答：還不能確定。因為尚未問過大師父的意見呢！當我見到大師父的時候，腦海裏只是想到體驗出家生活。我向大師父提出了「短期出家」的意願，大師父只問：準備甚麼時候離開？我答：17 號。大師父算了一算，有 9 天的時間。OK！明天剃度罷！可有體驗托鉢的機會，就這麼決定了。我當時沒有興奮或擔心，順理成章，內心很安適。當天晚上連線上課時，大師父當眾宣告：第二天有人短期出家。又問：我已經告知紐約的親人嗎？我說：沒有。因為我也是當天才做的決定呢！

短期出家……WHAT HAPPENED?

Feb. 9th 2011; Venerable Tissara shaved my head on the next day and helped me with my robe. Again, I did not have any special feeling of excitement or apprehension during the solemn ceremony. It was very calm and peaceful. I observed the feeling as the electric shaver went pass my scalp. I saw flocks of hair flowing lightly on to the tray in front of me. My scalp became warmer as blood vessels probably felt the lack of hair and immediately rushed to the superficial skin area as a reaction to equilibrate. I took the 10 precepts of monastic vows with Venerable Tissara.



I considered these vows seriously. I need to keep the 10 precepts every minute from then on. They were very defined and clear. I moved from the layman's quarters to an individual camping tent that was situated in the outside area of iron shed, together with the other female sangha's tents. The temperature at night was quite chilly and windy (8-10 deg C). There were fireworks from a distance as this is during Chinese Lunar New Year. No clocks, no computer, no phones, no flash lights, no safe room, in total darkness; I fell asleep quickly in the midst of gusting sound of wind blowing vigorously against exterior wall and tent. The sequence of events from then on was again very natural and smooth. Learning to wear the robe was a bit of a challenge in the first few days. To transform a sheet of cloth into a tunic do require some skill! Yet, applying the AóB theory to the cloth helped. Helping in the kitchen was a good practice of the theory too. I was able to grate carrots without shaving off the skin on my hand.

2011 年二月九日早上，禪修的第三支香，Ven. Tissara 擔任戒師為我剃度，大師父及中道僧團眾師父們在旁見證，儀式簡單莊嚴，心境平靜，沒有興奮或緊張。當剃度時，只看到一些黑髮飄下到盛盤中，頭皮稍涼，又即感覺血涌上頭皮，幫助保溫。然後，我穿上僧衣，Ven. Tissara 為我授十戒。當時我只知道這些戒規是要嚴格遵守，清楚自己當下已出家，沒有短



期或永久的分別。我從禪修學員的住處（室內），搬到十戒尼眾的住所，那是禪修期間臨時搭在屋外鐵皮棚下的帳篷而已！當天晚上戶外相當的寒冷（攝氏 8-10 度），近處聽著風吹、雨打聲，遠處傳來新年煙花爆竹聲，沒有鐘錶時間，沒有手機，沒有電腦，沒有電燈，穿著出家的僧服，也沒有緊閉安全的房間，在黑暗中，很快的安然熟睡了。往後的幾天，都是同樣的安然寧靜。起初穿僧服的確有些困難，想想將一塊布變成穿上身的一件僧服，真是有相當的難度呢！正思「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一塊布就漸漸的變成身上的僧服了。在廚房幫忙，也是觀察實修的體驗，我削紅蘿蔔也不再削到手呢！

Every action or non-action, manifested from our 6 senses affects each other which in turn adjust and continues to change in its own way.

Carefully observing one's 6 sense bases,

their individual or combined reaction with the external factors;

the feeling/sensation arising from this and understanding the cravings, clinging and becoming of this feeling.

Being aware of this transition of minute events within oneself,

Ability to be mindful,

Applying Buddha dharma

Persistence, rapture, serenity, concentration and equanimity

每一動作或靜止，從六觸入處而起，關連影響，相凌相奪，不斷的變化遷流；仔細的觀察六入緣於六境的影響，還有六識的反應，了知受（情感）、想（思考）、行（抉斷）如何發生，明白愛、取、有是如何生起，觀察當前緣生，覺知任一現起的歷程，修習「觀四念處集與滅」。依據 佛陀的教法，依遠離、依無欲、依滅、向于捨，修八聖道。

Feb 13th 2011; Alms round with the sangha at Beitou marketplace. It was a cloudy day. We packed the dharma distribution materials in our alms bowls and went to the market place. Shifu led the troops and we followed walking slowly like walking meditation. We were stopped several times as laymen offered food into our alms bowls then were given blessings from Shifu. The people in this market were very warm and giving. Our bowls were filled up quickly and dharma materials were all distributed. Some wanted to give money that we refused and informed them we only take food. They then went into the food stands and purchase vegetarian food for us.

2011 年二月十三日：天空烏雲密集，僧團到山下北投市集托鉢。在早齋後，僧眾整理好鉢，帶了宣法結緣品，隨即前往山下市集，大師父帶領，我們跟著，慢慢行走在市集中，像行禪一樣，沒有東張西望。有人供養時，師父便停下腳步接來供養，並為供養者教說敬施的福田。此地的人很熱情、慷慨，我們的鉢很快便滿了，結緣品很快的送完。有些人想要布施錢，我們便告訴他們，僧團不受金錢及肉食，只受蔬食，有施者就臨近攤位買蔬食布施。

What were my feelings during the alms rounds?

Humble: I am here to receive food from layman so that I can sustain my physical states. I wondered how it is if I go on alms round on my own.

Thankful: When I received the food, I was very thankful and felt the kindness of the layman. I sum-



mon all my metta energy to wish them the best in everything.

Sadden: I observe the misery in the faces of many pedestrian; apparently lost or being stressed about daily living.

Serenity: The atmosphere and power of the sangha as a group; We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many thus was able to spread dharma as well as filling our alms bowls. I wondered how it would be if I went on alms round by myself.

托鉢的感覺：

謙虛：接受食物的布施，讓我可以維持生命，繼續的修行，做一個好的出家人。

感恩：當受供養時，感覺布施者的仁慈，我亦盡心的祝福布施者。

感慨：看見市集裏，有些人臉上表情帶著失落、惘然，承受著生活的壓力及無奈的痛苦。

平靜、安穩的僧團力量：路上的行人及信士，被眾多僧眾吸引，前來布施、聞法和接受祝福。如果沒有跟隨僧團，自己托鉢會怎樣？

Feb 15th 2011: Alms round on my own at the Shilin WahRong Marketplace. I was slightly apprehensive initially as I parted from rest of the sangha group and went on the alms round by myself. This feeling disappeared immediately as I started on the walking meditation. I was oblivious to the many exotic food and colorful products in the market place. An old lady offered money and I declined politely. I gave her blessings and a flyer that explains about our practice. My alms bowls was filled; once with a bag of tomato; then with a big jar of vegetarian sauce and then some steam buns. I gave blessings to the laymen. I also heard a shopkeeper harsh words saying that one should not loiter in front of his store. I continued at the same pace on my walk. I was not disturbed as I understood the feeling of the storekeeper who is worried about his business affected by a begging bhikkhuni in front of his store. As my bowl was filled, I left the market to join the rest of the sangha. We returned to the temple. After prayers, we quickly prepared lunch from food collected at alms round that morning.

2011 年二月十五日：單獨一人的托鉢在臺北士林附近的華榮市場。當離開僧團獨自一人托鉢時，起先的確有一些顧慮，但舉步入市場時，顧慮的心緒便

消失了。如同行禪一樣，知道市集兩旁陳列著五花八門的食物和貨品，沒有任何期待的念頭，默默的向前行。一位老婦人想給錢，我禮貌地告知不受金錢的戒律，只接受蔬食的供養，誠心的祝福她平安。托鉢時也聽到有一服裝店主不友善地說：「快走開！不要阻擋門口，妨礙我作生意」。我沒有回應，只是慢慢的繼續向前行，內心明白店主對於於生意的焦慮，默默祝福他。我的鉢滿了，六顆番茄、一瓶素肉燥醬、一小袋饅頭，非常感恩地祝福布施者。離開市集後，跟其他單獨托鉢的僧伽集合。回到山上的道場，誦念經後，幫忙處理當天托鉢受施的食物，僧眾均分的作為午齋。

Feb 17th 2011: 3pm, return to householder lifestyle

9 days of monastic life came to an end today. Like when my head was shaved, I was neither excited nor unhappy when I denounced my 10 monastic vows and disrobed. Every action was very tranquil and peaceful. Brushed up on my observation skills of conditions of the moment, I will continue my OPERATION: EACH/FINAL BREATH as a householder; keeping my precepts as best I can to bring happiness to all beings.

2011 年二月十七日，下午 3 時捨戒：九天的出家生活，經歷幾次的托鉢，今天完滿結束。捨戒時，像剃度時一樣，我沒有興奮或失落，很平靜自然地脫去僧服。九天的時間不長，也不短，我約略的體驗到出家的生活，獲益良多。大師父的開示，謹記於心：精進、正觀當前，做好當下的因緣，現在是做好在家人應做的責任；精勤方便，實實在在的盡在當前每一呼吸。

附註：

1. A tissue in the hand ~ "A bird in the hand is worth two in the bush," also sometimes given as, "A bird in the hand is better than two in the bush," is a proverb saying that it is better to stick with something you already have, rather than pursuing something you may never get. This proverb is a very popular warning, widely used in many English-speaking countries.

2. Soup to nuts -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 "Soup to nuts" is an American English idiom conveying the meaning of "from beginning to end", "from start to finish"

「清湯到堅果」是美國人的諺語，意思是「從頭到尾」，或「由始至終」。

紐約中道禪林報導 (美國 法原)

2443/2011 年 1/23

為紐約中道禪林住持 Bhikkhu Aticca 返台餞行

年關將近，美國原始佛教會紐約道場住持 Bhikkhu Aticca 亦趁此新春期間返台參加中道僧團的閉關修行。大紐約地區的法友們平日與 Bhikkhu Aticca 相處甚為融洽，咸認為 Bhikkhu Aticca 性情敦厚，篤實修行，尊師重道。故亦藉此機會於一月二十三日假法拉盛佛菩提素菜餐廳席開三桌為 Bhikkhu Aticca 餞行，提前共享春節的團圓飯。

餐後法友們仍回到禪堂靜修，並於四點半與臺灣連線聆聽導師開示。紐約入冬以來氣溫一直很低，再加上幾場大雪，許多住在遠地的法友因交通往來實在危險不便，皆紛紛在家雪安居。導師在連線時亦常取笑紐約道場內的法友全身重裝備，在攝氏氣溫十度以

下的冷氣中坐一天聽連線，顯得又老又冷。在驅車前往餐廳途中，我也笑問 Bhikkhu Aticca 碰到我們這群老老參是否也很頭痛？

不過導師在開示中提到一段故事，說冰冷的石頭佛像只要有點燈供花的誠信，就可以使信仰活起來。能夠聽聞無上甚深微妙法對又老又冷的紐約法友們必然也有春暖花開的激勵，大家都寄望 Bhikkhu Aticca 回台閉關更上層樓，來春再回美，不是陪著法友們一起老死，而是引領大眾走向無生。

2443/2011 年 2/2

紐約原始佛教會法友除夕圍爐

Bhikkhu Aticca 返台後，紐約道場連線就偏勞法川師兄負責 IT，並忙裡忙外提供各項服務，法壽師兄、法應、法中師姐護持道場點燈供花，風雪無阻，令人感佩。除夕圍爐由法應師姊掌廚，攝影大師法映師姐為大家在寒冬拍下了幾禎“室內”春景。



↑左下圖：圍爐合影。 右下圖群：紐約道場法友除夕圍爐。→

←左上圖群：餞行餐會。↑右上圖：紐約道場的法友全身重裝備連線聽法。



Bhikkhu Aticca 為學眾教授佛教歷史

2443/2011 年 2/3 ~ 2/12

台北中道禪林舉辦第十八期《中道十日禪》

第十八期中道十日禪於 2011 年 2 月 3 日至 12 日在台北中道禪林舉辦，主法禪師 烏帕沙瑪尊者教授禪法皆以經為量，尊者學法近四十年，深究部派佛教傳誦的經法與教史，已完成「第一次結集」集成之教法及修證次第的整編，還原 佛陀原說教法與禪法的真實面貌。

這次農曆春節期間的中道十日禪同時與美國、馬來西亞同步網路連線。為了接引更多的學眾參與，禪修營分三階段進行。初階三日禪主要在指導學眾認識止觀正行與次第、安那般那的修習，除了坐禪、行禪之外，並教授臥禪的修法與止禪的修證。進階三日禪則教導禪觀正見—「因緣、無常、無我」之修證次第、菩提道之禪修次第及息障禪法—調伏五蓋等。2 月 9 日~ 12 日最後一階段是中道禪，教授因緣法正見、因緣觀修證與七菩提分。

尊者告訴大家要有這樣的認識：佛教有著長久的歷史，經典在經過長久歲月的發展，不免於歷史演變的影響與陳痕。古老的經典於現在來說，就是一種歷史的文獻，而學法者不能不釐清經典在歷史的演進過程的新刻痕。春節禪修期間，則由 Bhikkhu Aticca 為學眾教授佛教歷史。

本期禪修營期間特別的是：初一與初七分別有二位法友短期出家剃度受戒，詳細相關內容請見 p.28《短期出家的緣起》與 p.38《春節十日禪紀實》。

2443/2011 年 2/15 起

台北舉辦短期原始佛教正法研習課程

2011 年 2 月 15 日起，每週二晚上 7:30~9:30 中道僧團與中華原始佛教會假台北市松山區民有里活動中心，舉辦短期正法研習課程，這一課程由中道僧團導師 隨佛尊者親自主持，課程中對 佛陀教法有深入淺出、精闢入裡的解說，這兩次的課程，內容有因緣業報的精要解說、宿命論的戕害性、因緣法的概要、... 等等，參與課程的學員均感受良多。

由於法友的積極投入，以及民有里里長的熱心協助，不但週邊交通順利，生活設施也相當完善。因此，兩次課程之進行均相當順利，每次也均有超過五十位學員參加。

此一週二夜晚的社區正法研習課程，將持續進行至四月十九日，歡迎各方法友參加。



師父說：一位當桌面，一位當桌腳！

是否相互影響？



當了解「因緣」即是影響，就知道現前只是因緣相互影響的呈顯。



師父請法友於現前六觸入處如實觀察



正法新聞 (台灣 法壁報導)

2443/2011 年 3/5

中華原始佛教會會員大會

社團法人中華原始佛教會，第一屆 第二次會員大會於 2011 年 3 月 5 日上午，在台北北投中道禪林舉行。當天一早，陸續的到了六十餘位的會員及法友，整潔的禪林瀰漫著一股新春喜洋洋的氣息。

大會開始，在唱頌三寶歌之後，恭請佛教會導師隨佛尊者開示。尊者首先感謝三寶的光明：原始佛教會從去年五月開辦以來，將近一年當中，在許多法友不求名利、精勤學法，真誠無私的付出；以及僧眾法師的費心和努力之下，順利發展。雖然人數不多、護法資源不很充足，仍能秉持著堅定的信念，依循 佛陀法教，同心協力開展原始佛教會在台灣的弘法事務，並舉辦多項活動。導師同時肯定學眾們護持法燈，嘉惠社會人心的貢獻。

原始佛教會向政府申辦時，除了宗教教法的傳揚之外，還肩負著社會公益的責任。導師勉勵我們：弘法利眾是我們一直都在做的，我們是 佛陀的弟子，要秉持初衷，在 佛陀光明座下，精勤團結，一心一意為維護 佛陀正法的發展與傳續盡一份力。以法為要、利益眾生，才是我們真正的本懷。

接著由主席報告，內容為第一次大會決議案所辦理的進度與成果。近一年來，我們在台灣、美國與馬來西亞舉辦的活動包括：印度佛教史、原始佛法、國際網路連線研習課程，國際原始佛法僧團與信眾之交

流，並舉辦多次禪修以及發行書籍、刊物、與法音流通...等等。未來一年的會務與法務的展望正積極在進行當中，仍有許多要務，需要大家參與、協助。

然後，由理事長做理事會工作報告，常務監事做監察報告。並提報 2010 年度財務報告暨年度基金運用。以及 2011 年度工作計畫暨年度財務收支預算。

會員大會最後在主席正式宣佈散會之後，圓滿完成。



正法新聞

2443/2011 年 3/18~3/20

中道僧團參加南印 Bangalore 摩訶菩提學會 典禮 (相關留影及說明請見封面裡頁)

在南印 MAHA BODHI SOCIETY 的邀請下，中道僧團於 3 月 17 日經由馬來西亞，於 3 月 18 日凌晨抵達位於印度 Bengaluru 的 MAHA BODHI SOCIETY，參加 DHAMMAPADA FESTIVA。

此活動每年舉辦一次，為期一天；今年(2011 年)欣逢大長老(BADA BHANTE) Ven. Ācharya Buddharakkhita 九十歲生日，所以 3 月 12 日至 3 月 20 日，一連九天，擴大舉行一系列的慶祝活動及儀式，世界各地許多南傳佛教的僧團都前來祝賀。

3 月 18 日的活動包括 Institute of Moral and Spiritual Education 動土儀式、對燒燙傷醫院病患的佈施，以及晚上 BADA BHANTE 生日前夕的特別談話(Special Talk on DHAMMADUTA WORK IN INDIA)。因為 BADA BHANTE 已經高齡九十，平時很少對外公開說法開示，在他生日的前一晚，他特別先邀請到場的法師，勉勵所有出家人應當精勤修持，弘揚正法，以挽救日漸敗壞的社會風俗。中道僧團 Ven. Vūpasama 也在 BADA BHANTE 對眾法師勉勵之後，代表中道僧團提前向 BADA BHANTE 祝壽，並感謝 Maha Bodhi Society 的邀請，有此一機緣參與盛會。同時，推重印度南傳佛教僧團的貢獻及重要，更呼籲在場的印度、錫蘭、緬甸、泰國及其他各國的南傳法師，能夠關心南傳佛教圈的新成員——臺灣及大陸，並幫助華人原始佛教圈的僧團及法務發展。



Bangalore 摩訶菩提學會的寺院大殿正門



18 日上午
摩訶菩提學會禪林破土典禮



18 日上午參觀摩訶菩提學會的禪林



18 日上午
為摩訶菩提學會禪林唸誦祝福經文



18 日夜晚在摩訶菩提學會的菩提樹下，佛像座前為日本大地震、海嘯的罹難者、受災者唸誦巴利經文祝禱。



18 日夜晚
在菩提樹下為日本大地震、海嘯的罹難者、受災者默哀



18 日夜晚等待大長老開示



19日上午在典禮中，省長致詞



19日上午在摩訶菩提學會的南傳佛教大學開幕典禮中，大長老致詞



大長老致詞



摩訶菩提學會的仿菩提伽耶的正覺大塔的佛塔



19日上午在典禮中，師父致詞



19日上午的典禮中，大眾聆聽師父致詞



19日上午在摩訶菩提學會的南傳佛教大學開幕典禮中，大長老與省長相談甚歡



19日晚上，當地部長蒞臨致詞

3月19日（月圓日）是 BADA BHANTE 的生日，印度政府官員及世界各地前來祝賀的僧眾，齊聚一堂，舉行一系列的授贈儀式和新書發表會，將 Maha Bodhi Society 的大會堂，擠得水洩不通，為避免無法擠進大會堂的遺憾，主辦單位還在地下室設置投影布幕，實況轉播。中道僧團 Ven. Vūpasama 及 Bhikkhu Aticca 都在此盛會中榮獲授贈，並致詞推崇印度佛教及介紹華人佛教。晚上八點起至隔日凌晨五點，錫蘭僧團眾法師整夜唱誦巴利經文，為眾生祈福且特別為3月11日在日本發生海嘯的罹難者祝禱，祈求天下蒼生平安幸福。

3月20日主辦單位特邀中道僧團 Ven. Vūpasama 為所有法師及參加活動的法友開示禪觀法要。有些法友聽到 Ven. Vūpasama 的開示，茅塞頓開，在修行上多年不解的疑惑一一解開，好不歡喜。說法結束後，來自德國的南傳佛教團體力邀中道僧團，務必到當地舉辦禪修課程，讓其他的求法者也能聽聞正法。

活動在一片祥和寧靜的巴利經文唱誦中進入尾聲，中道僧團一行人在3月20日深夜十二時，搭機返回馬來西亞處理法務，結束此次印度之行。



2443/2011 年 2/3 ~ 2/12

春節十日禪修紀實

台灣 法璧報導

禪堂裡，嶄新的蒲團已擺置整齊。佛堂前，亮麗的黃色蝴蝶蘭與法座上清新的白蘭相互輝映，肅穆而莊嚴。面對佛堂的兩柱，鑲著一幅對聯『原始佛法正向一乘菩提道，人間佛教實現自利利他行』正代表著修證佛法的宗旨，以及我們正在走的道路。這是 2011 年農曆初一到初十，台北中道禪林舉辦的十日禪修。今年的禪修並同時與美國、馬來西亞同步網路連線。



早已整頓整潔的庭院裡，南洋杉直立挺拔，高高地俯瞰著勞碌的人間，彷彿知道正有一群人渴望著找

尋離苦的道路，至少在盲目追逐的困惱裡，能讓擾攘不安的身心獲得暫時的歇息。

禪堂旁，粉紅的櫻花，一側一前，與一路上山來的各色櫻花，相互呼應。陽明山的櫻崗，經過一年，寒冬過後天氣轉暖，正是櫻花開放的時節。往年禪修期間常下雨，今年卻是天清氣朗，陽光普照，滿樹櫻花盡情奔放。靠上窗前，櫻花以各種綻開的姿態，迎面而來，這麼親近，有種說不出的莊嚴與感動。讓我想起多年前 師父所寫的一首詩『滿樹花開千萬般，枝枝向暖枝枝寒，當前盡是深密意，棲處無憂落處歡』。

庭園裡，雀鳥成群來訪，駐足吟唱，品嚐成熟的漿果。蜜蜂、蝴蝶穿梭其間，春意盎然，就在這祥光瑞兆的平和氣象裡，開啟了禪修的序幕。

禪修篇

一般人會以為：平日工作繁忙，學法參加禪修、打坐可以讓心靜下來，在生活的能量上充電，所以禪修一定要以禪坐為主。Ven. Tissara 則指出：禪觀之

前，應對『因緣法』有所瞭解。想要練習針對現前身心實況的觀察，得先具備十二因緣法的正確知見，因為禪觀主要重點是『因緣觀』。此即所謂『先知法住，後知涅槃』之意。至於不淨觀、慈心觀...等等，只是調伏身心苦惱的禪觀法。修習『因緣觀』才能讓苦惱的根斷除，所以禪修期間，為了建立正確知見，除了禪坐之外，還必須認真聽法，而 師父所說的法是以「第一次經典結集」集成的經說傳誦－《雜阿含》與《相應部》兩部的共說為主，也是 釋迦佛陀時代的真實教法。

禪觀實務應先要有止禪的基礎， 佛陀所教的止禪只有『安那般那念』一種。止觀的『止』是「攝心一處，內離言語」之意。由於禪坐固定姿勢太久，會引來不適，讓自己不專心，所以 Ven. Tissara 同時教我們「行禪」：走路腳步配合呼吸，注意力放在息入、息出。並教我們躺下來讓身體伸展，學會放鬆，修習「臥禪」，並時時專注於禪觀。至於真正觀禪時，則不可落入思惟的覺知。Ven. Tissara 勉勵我們：「止禪是需要靠練習的，所以平日應該多找時間，在『止禪』上下功夫，等到 師父教『觀禪』時，才能跟得上。其實平常在行、住、坐、臥之間就要練習攝心專注，這也是很重要的。」這次 Ven. Tissara 更教導我們「內覺十行禪」的調氣方法，讓久坐的身心得以紓解。在我們覺得比較寧定之後，更接著引導我們做初步的禪觀。

十天來，我們謹記著法師的教導，時刻練習，也將 師父所教的用在禪觀實務上。希望把握時間，讓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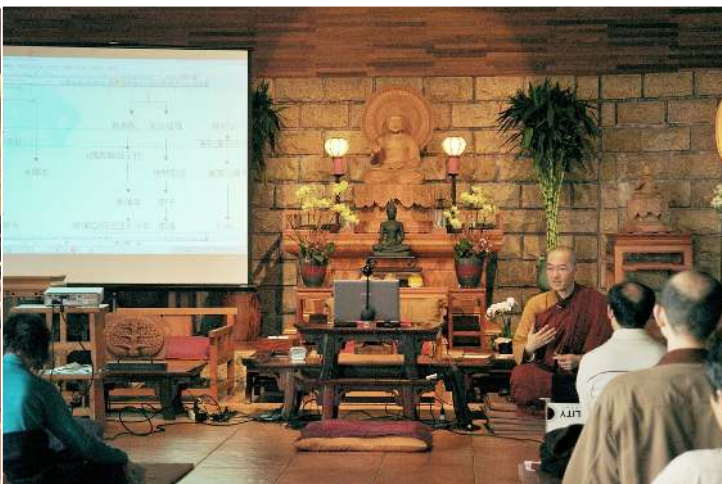
己熟練一些。等回到原來的生活裡，把這段所學變成每天的功課，攝心專注實際的觀察，來解決自己內在的問題。

歷史篇

許多宗派的歷史都希望與 佛陀連結，藉著 世尊的光環來肯定自己，可是，實際的修行法門卻又各行其是。所以講歷史需要引經據典，列出明確的考證，做嚴密的推理，以資證明。禪修期間有幾個下午，由 Bhikkhu Aticca 為我們講佛教歷史。他認真的引用《卡拉瑪經》：不因為根據「傳說、傳統、宗教經典、邏輯、哲學、推理、預測、當代流傳的見解、或某個人的威信」而信以為真。嚴謹的態度說明了有根有據的史實，才能攝受眾生，回歸聖道。

根據 隨佛尊者的教導可以理解：經典法義與歷史之間，有著密不可分的關聯。瞭解佛教歷史必須先探究時代變遷中當代的思潮；而經典內的思想、教派流變、與佛弟子的活動也正影響著歷史的演變。研究佛經的內容，便會發現經典所呈現的面貌也就是當年的歷史場景，那是代代相傳的思想演化過程。教史與思想不可分割，也互為表裡，是一般人應有的認識。研究經法而不瞭解歷史，就如同從窗口看世界，侷限一隅，屈從有限的見聞，加以附會，不免有所偏頗。

「經」「史」互通、相應是研究經典法教必走的道路。若只重一邊，就會變成解法不像法；解史不像史。今日 世尊法教的流失與質變，完全是「經」、「史」分流所造成的遺憾。想要尋回佛世的『菩提道





次第』，做為今人修證的圭臬，必須「經」、「史」相應，講「法」必須講「史」；談歷史也必定要引經據典，才能如實遍觀全貌。

有人覺得歷史繁瑣枯燥，然而演變至今，佛教教說混雜、宗派繁多，不循著史實的線索回溯，無法看出在歷史的變遷中，世尊所宣說的法，如何發生了變化。闡明史實，撥偽顯正，回歸正道，才能再度令讓求法的信眾有所依循。

今日的世界，就不一樣了，在不同文化的薰陶下，各有其社會風氣和習俗。例如美國人就不相信『宿命業報』論，他們面對不公義的事，會直接訴諸法律，不願意自責隱忍附會於「宿命」之說。

歷史的殷鑑不遠，在異說紛紜的教界，正法要進入人心，得仰賴根基成熟的眾生，秉持著對佛法的信心，以智慧的明見真誠護持，讓佛陀的真實教法於二十一世紀能夠在華人世界傳揚開來，重現自覺、利他的「一乘菩提道」。

法工篇／禪修前

春節前的週六，上山時，禪林裡已有許多法友在清掃。刷洗地板後的水沿著牆角流洩滿地。陽明山大約只有十度左右，天氣寒冷。法友們忙進忙出，由於沖洗裏外的窗台和玻璃，男眾都穿得很少，身上難免噴濺到冰涼的水，卻仍然不以為意；女眾法友則在一旁細心的擦亮大玻璃。

師父在電腦前與美國連線說法；法師們有的幫忙整理；有的與法友在廚房準備午餐。為了這麼多發心

的法友，煎了幾大盤的蘿蔔糕，那還是有位法友前晚親手製做的呢！法師們平日雖然嚴謹，看待法友總是那麼的慈和貼心，讓我們有回到家的感覺。

男眾法友打算搭蓋臨時廚房，置物架、快速爐、大型鍋具的裝置、水管的配置、水槽的刷洗、拉管線設置燈光...等等。眼看著廚房還沒來得及建置妥當，天色已漸漸黑了。陽明山的黃昏越來越冷，尖利的寒風透過衣裳的纖維穿入身體。法友們陸續準備下山，然而禪修前的準備工作卻依然還沒有完成。走出門口，幾十捆枯葉、樹幹、和枝條早已在那兒等著我們扛出去。那是男眾法工們辛勤整頓的成果，一天下來，禪林內外頓時煥然一新。

為了春節禪修，幾位法友早已在年前跟家裡請假，日夜幫忙。從戶外樹林、草坪的整理，到鋪置床位、禪修行程的告示張貼、以及名單整理...等等，瑣瑣細細都需要人力協助，法師們更是不能置身事外，也跟著辛勞。禪修能順利舉辦，真要感恩他們的付出與圓成。

法工篇／禪修時

認真觀察，總有一群默默擔負工作的法工，穿梭於我們之間，為我們解決了大部分繁瑣的事務與勞務。十天來，我們可以安靜修習、聽法、與內觀而無後顧之憂；並將長時間以來在俗世忙碌中的煩惱而浮動的身心安定下來，實在要感謝他們的全力付出。他們是莊嚴的護法，隨時準備在任何狀況伸出援手，為大家解決困難。他們能動能靜，文武兼備，時而安坐



在我們近處認真聞法；時而匆忙起身往赴任務。看著這群年輕的法友，心中無限感佩。雖然不能時時靜心禪修、全程聞法，他們已將自己的福報分享大家。感恩之餘，真要加緊用功、時刻精進，不要辜負法師們辛苦為我們準備的修行環境，以及法工無私的付出與護持。

為了教導大家不要坐享其成，也懂得付出，利用禪修的空檔，每天會安排一組法友協助廚房洗菜、切菜、清潔鍋具和行堂。十天禪修中，每人至少有一次機會，學習團隊合作，為禪修做小小的個人貢獻。有的法友帶來家中刀具，有的自我推薦，使出渾身解數，將開餐館的經驗全力以赴。一邊學習觀察內在起伏；一邊合力完成任務內的工作。雖然看起來也像俗世生活的家務與人際互動，在禪覺的喜悅中，反而倍覺輕盈開心。

僧團篇

禪堂前方的法座旁，幾尊凝定挺立的身影，不時的在示現著禪悅法喜。遠遠觀看莊嚴肅立的僧團，頓覺身心清澈無慮，有一種說不出的攝服力讓人敬服，不自覺的感到無比的鼓舞，讓人即時攝心專注，謙誠自守。

這次禪修有賴法師們參與規劃，不辭辛勞的投入，親力親為，並將國內外禪修的經驗加以指導與傳承。禪修期間，法師們有的打板，為我們掌控作息時間；有的安排「行堂」人員的搭配；有的負責連線與電腦作業，讓師父能安心說法；有的做現場攝影和錄製影音的工作；有的教導我們禪覺的內容；臨時狀況

發生時，還得勞煩法師們解決；最重要的法義內容和禪觀實務，則由師父為我們一一開示講解。

師父座下的法師們，終年跟隨師父到國內外遊化弘法，奔波勞碌。往來於法友之間，時時慈心關懷，為大家解疑釋難。能文能武、見識廣博，處理法務之餘，仍不忘隨時自行用功。在師父教導下，勤懇嚴謹；務實理性；待人謙和；心思細膩；無時不認真看待眼前互動的法友。和他們相處，讓人倍感親切，散亂的心思也安定了下來。

感謝師父與法師們多天來的辛勞，慚愧的弟子們何德何能承受您們的慈悲照顧。

皈依篇

禪修期間有一些法友皈依，師父為他們開示時，引用《雜阿含》419 與 420 經的經文，「於苦、集、滅、道『四聖諦』無疑者，則於佛、法、僧無疑」。並說明『五根』「信、進、念、定、慧」，是以「慧」為首，攝導信根，以至聖戒成就，所以皈依要守五戒。

皈依佛：佛教相信過去、現在、未來、十方有佛，但不妄臆測。因為現前歷史、人間，如實知、如實見，且可信、可及者，唯有世尊。況且我們是受世尊教誨的佛弟子，因此我們皈依的是釋迦牟尼佛。

皈依法：真正皈依，是依經依律不依論。皈依應以『四聖諦』為本的『一乘菩提道』，也就是『四聖諦三轉十二行』為主軸。內容包括十二因緣法、以及八正道，總攝三十七道品。見法、悟道、修道以及正



覺、離貪、解脫、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具『慈、悲、喜、捨四無量心』，皆在『四聖諦三轉十二行』裡面。

皈依僧：我們所應皈依的是依據『四聖諦三轉十二行』修持，信守十二因緣法、八正道，成就『四無量心』，自利、利他同步並進的離欲解脫僧團。

皈依戒：守戒必須先皈依法，與法相應才是『四不壞淨』之聖戒成就。不與『四聖諦』相應之五戒，只是人間善法。所以應皈依以相應『四聖諦』為本、以『離貪』為道之戒才能邁向解脫之門。我們所守持的五戒是在『依遠離、依無欲、依滅、向於捨』的行持下修『正業』；是對『五受陰』離貪、斷愛、向於捨；是攝導『八正道』之五戒。

隨佛尊者說明皈依真義之後，正式代表 世尊正法律僧團，為法友見證如法如律的皈依佛、法、僧、戒，並慎重的取了法名，同時解釋法名的內容與意義。接下皈依證時，法友們都真誠感恩，正式回歸 世尊座下的殊勝福報。

短期出家篇

有位法友，在佛法的信念支持下，希望有機會體驗出家人的生活，而請求短期出家。東南亞的習俗，在母親或自己生日時，為了澄淨身心，給自己修功德的機會，也會請求短期出家。師父對我們開示時說：「不要錯認為出家圓頂、受戒就進入功德寶庫，會有所收穫，出家是從剃髮圓頂、受戒，才真正開始。那是一個修學的過程，要先具足威儀、守持淨戒、學習正法。在僧團生活，出家是一種進行的過程，是持續

進一步改變身、口、意，而不是靠儀式來完成的。至於出家的功德便要靠自己修持，日日累積增上，直至正覺、漏盡解脫之時，才是出家的完成。

你們來聽聞正法，改變習氣，便是為出家做準備。當有一天對凡俗生活的內涵、方向、以及人生的重點有所覺悟，才進入另一個階段。出家是漫長的過程，也是修行的歷程，有的經過一年半載，有的需要一辈子的時間。從迷惑到正覺離貪，重點不在所穿的袈裟，而是修學的過程。

如法如律的出家人是社會人心的教育家，他們過著離欲解脫的生活，並關懷社會人群，身心行止是有功德的。如果你有疑問：『出家生活適合我嗎？』那就得問問自己：『雖然不曾出過家，但是過去到現在的人生，是否真的是我想要的呢？是真正適合我嗎？』這樣會更具體一些，不要無知無覺的一天過一天。」

我們為法友在 世尊正法律之下出家修行，努力不放逸守持十戒，體驗僧團生活，同沾法喜。在人生當中，這段時光必定是一種不尋常的體驗。

受戒出家篇

大年初一有位法友想依止受持十戒出家，禪修的法友有幸分享隨喜功德。

師父為我們開示：「出家修行是好事，但要走對路，路沒走好，會很辛苦。若要見法、得明、斷無明，在家、出家皆可達成。斷無明之後才真正徹底明白五受陰為因緣生，是緣生法、無常、苦、非我、亦非我所，並且斷四種凡俗見。以得明，加上智慧正覺

的力量（癡已斷），逐漸遠離貪、瞋，並開啟四無量心，朝解脫前進。」

師父還說：「佛陀出家苦行六年，偶爾還會想起過去五欲之樂，心中拉扯很大，出家就是要斷這種煩惱，所以出家真正有繫縛的是在自己的內心。一般人所要的不是出家，而是想遠離痛苦，剃髮、穿制服並不代表已經遠離痛苦。佛弟子出家人在人間遊行，從尋求遠離痛苦的眾生身邊走過，讓他們有機會接觸到佛法，明白什麼才是遠離痛苦的道路，這也就是出家真正的意義。」

感恩祝福篇

禪修前有法友、還有十方信眾，主動送來蔬果米糧以及用品，提供我們所用所食，感謝他們的鼎力護持，功德無量。

十天的午齋，除了法工法友協助，還有自願發心的大廚，一早便攜著大包小包，新鮮果菜進駐，讓我們有如食用專業的百匯餐。雖然過午不食，腹中的飽足，心中的感恩，交織著幸福，更加令我們鞭策自己，勿讓難得的修行時光蹉跎空過。

大年初二，法山和法育兩位法友連夜送來 80 吋可升降、摺疊的立式投射布幕。初三又換來更大的 100 吋布幕，讓師父在電腦上顯示經文時，字體變大且更加完整，連後面的法友也看得一清二楚。不但說法者引證經典更加清晰順利，也嘉惠了聽法的學習者。感謝他們一再的用心，協助禪修的進行。

禪修結束前幾天，有法友帶著三位兒女及其女兒的學姐，以及自家種植的果菜，從中部包車北上。除了護持食糧，還在廚房忙進忙出，為大家行堂典座。當師父在電話上為其長輩壽辰祝禱，才明白這幾天以來大家所承受的是吳老居士夫婦的護持，及母子兩代為長輩祝壽的虔誠心意。面對著一整排美味佳餚，心中有些許慚愧、滿滿的感恩、與莫名的感動。

誠如師父的祝福：「恭敬三寶，在佛陀光明之下，心無所求的付出，必讓居士一家獲得富足與滿足的福田。」





《中道十日禪》心得

台灣 法寧

在偶然的一天，想起公公過世的49天中，我的某一位親戚曾來家中幫忙做七。想想忙碌了一段時間了，都沒和她連絡，於是打了通電話，向她問好，在閒聊的過程中，得知了「原始佛法」，但對於這個名詞很陌生，也很好奇，我的這位親戚便告訴我可以上網查詢。掛了電話後，便立刻上網，從網站上得知有月刊可索取。於是便索取了一本月刊，比較起以往常讀誦的其他經典，實在看不懂月刊裡刊登的經文內容，想想那麼深奧的經文我怎麼看得懂！於是又撥了通電話給我的親戚，她要我到她家去，掛了電話後，便前往作個了解。

有了初步的了解之後，才一步一步慢慢接觸到師父所寫的書以及CD。記得第一次聽的是「淨土真義」，就以往對「阿彌陀經」的了解，想比較跟其他師父所開示的、講解的，有什麼不同的地方。之後再繼續接觸師父的其他著作與CD。此次的春節禪修，本來只想了解到底禪修是什麼。沒想到所得到的收穫比其他地方更多。師父安排了好豐富的課程。一口氣

學了「坐禪」、「行禪」、「臥禪」。

記得第一次來到台北中道禪林，正在找門牌時，舉頭一看中道「禪」林，心想又是「禪」，想起以前曾經在別的寺廟參加過打坐的經驗讓我望「禪」卻步，但在此學的卻和以往不同。很自在、沒有制式化的模式，因為師父所傳的是釋迦佛陀所教的，打破我對禪法的迷思。

課程中師父作了好多的開示與說法，字裡行間句句充滿了師父的睿智，師父的智慧是我在其他的寺廟感受不到的，我不僅學到了什麼是「佛法」更學到了人生的哲理。師父很重視課堂上的每一位法友，針對法友的請法，語重心長，很愛護每一位法友。剎那間我彷彿變聰明了，可以說比到佛寺點光明燈、福慧燈還要有效。十幾年來，對佛法好多的矛盾與疑問在此次的共修中都得到了答案。當下也就皈依了，沒想到連皈依，師父都那麼慎重的開示皈依的次第，短短的三天，讓我滿載而歸。

內覺十日禪心得

台灣 法源

這次十日禪，大師父開示，人一生在做的三件事：

第一、維持生活的需要，避免生活上種種不足所引發的痛苦，但在辛勞維持生活需要的工作中，產生新的苦悶。

第二、創造幸福美好的經驗和開心的事，來藉以消除無聊和苦悶。

第三、學習一些哲學思想或信仰宗教，用不同的觀點看待生活中的無奈。

而大師父又開示：佛陀教導的道路，是直接觀察和體驗世間的實況，並不去創造生活中幸福美好的經驗。

回去之後，我靜下來觀察想要創造美好經驗的當下，此時身心的感受並不舒適。不是身體哪裡有脹痛，就是哪裡有刺癢，或者是身體無不舒服感覺但卻內心苦悶，抑或是無聊的慌，沒有自我實現的成就感。

真的就是因為對現在不滿意，加上回想一些曾經經歷過的愉快經驗，就會想去重複出曾經經歷的經驗。於此一推一拉的作用下，就會開始執行創造自己所認為幸福美好的經驗和開心的事，例如打電玩或瀏覽網路。

但如果很不幸的，幸福美好的經驗和開心的事創造不成功時，即所創造出經驗不如期待時，更大的失落感隨之而生。

或者是在環境不許可創造幸福美好的經驗和開心的事時，如重大天災人禍之環境下，身心被壓抑和痛苦所帶來的悲傷和失落感，也難以平息。

在這類情況下，就會有換角度思考事情的哲學思想被自己所接納和使用，例如認為現前所遭遇的不幸和痛苦都是虛假，或者認為現前一切都會過去，忍一時風平浪靜。再不然就是祈求一些大眾所信仰和傳說的神祇，希望透過神祇的幫助解決目前的苦難。

但是，如果這些方法真的能隨心所欲使生活中所遭遇種種不順心的事情都消除掉，那自己就不需要花時間花精神找尋 佛陀所教授的正法了。

直接觀察和體驗世間的實況，並且安止並專注於實況上，所經驗的不論是苦受、樂受或不苦不樂的感受，都是隨因緣條件影響而持續改變的動態過程，同時也是支持條件不斷消損的過程，沒有「哪個經驗」可以不受影響而一直維持著，亦或是擁有，乃至於我們所一直苦苦維持的「自己」。

如果沒有直接觀察和體驗世間的實況，沒觀察到這持續消損的過程，而對「自我實現的藍圖」抱持著幻想和期許，就無可避免的持續遭受失望和失落感。這些失望和失落感，是用創造幸福美好的經驗和開心的事，以及哲學思想或信仰宗教所填補不完的。

由這堂師父開示所學習到的是，專注於現前的身心 and 環境之間相互影響的感官實況，依此現況調整合宜行為，不做過多不切實際的自我期許，少欲知足。如此，則能不再需求透過創造生活中幸福美好的經驗，不再仰賴哲學思想或信仰宗教，而過踏實少苦的生活。

雖然自己目前還會習慣偶爾在生活中創造幸福美好的經驗，但隨著認清現實，以及專注於現實的練習，的確慢慢減少了苦悶心情發生的強度和頻率，也減輕了對於創造幸福美好經驗的依賴。

法語選萃

◇ 人生有困難是理所當然（緣生法即苦法），沒困難是偶然。造成困難的原因，一定是此有故彼有的發生，故也能此無故彼無而消失。當下除了可以積極參與改變，也要懂得避開惡因緣，因為所有問題之緣由，一定在問題之中，改變緣由，問題就會變形、被撼動，雖然有些問題不會一次就可解決，付諸努力後的改變不會一下就到位，但千萬不要一事無為，緣生法皆是開放性的，做一些良性的改變，做目前可以做到並有影響的作為，問題一定會改變。

記錄自 隨佛法師說法 台灣 法住



參加禪修心得

台灣 法擇

今年（2011）是一個特別的年，今年農曆新年更是一個奇特的年。以往的新年，我幾乎都在醫院急診部值班，面對著許多生老病死的病患，過著繁忙又緊張的生活。今年從除夕夜開始參加連續六天的禪修，改變了我這一生的許多錯誤的觀念。

我出生並成長於越南，三十多年前，在我十九歲的時候，正值越南淪陷的第三年，有緣接觸到佛教禪宗的參話頭，啟發了我對佛法的認識。來台後，斷斷續續地接觸了淨土宗與南傳佛教的禪法，總覺得與生活有一段距離，不太容易融入於生活。

這次禪修，使我發現自己過去中了許多佛教的毒，這些毒竟然源自於兩千多年前，佛陀入滅後一百多年。因為兩大教派的鬥爭，其中優波離系為了抗爭當時主流派的阿難系，而擅自篡改佛陀的法義，刻意貶低阿羅漢的地位，造成嚴重的部派分裂，也導致佛教兩千多年的法義偏離原始佛陀的教導。最主要的

毒就是『宿命論』（過去決定論）。在人生遇到挫折的時候，會歸咎於業障深重，而逆來順受，並沒有積極地尋求改善的方法；在人生順利的時候，會滿足於自己的福報，不再有進一步的作為。

正確的佛教觀念是因緣法，緣生法，就是任何眼前的事實都是在影響中呈現出來的現實，亦即由過去的業報、現在的作為與環境的影響三個因素所共同造成的。我們雖然不能掌控因緣，但是我們可以影響因緣，改變因緣。

第二個毒是『如夢如幻』的『無我觀』。它造成我們不求積極進取的生活態度，並淪於消極的『斷見』。

這次禪修的經驗，讓我學習到在現實生活中，如何從十二因緣的角度去觀察因緣法，從六觸入處入手，具體觀察『我見』形成的步驟。

參加禪修的心得

台灣 梁聖

放寒假前，爸爸問我要不要一起參加北投 隨佛師父辦的禪修營。想到許久沒有好好的安靜自己的心了，就很爽快地答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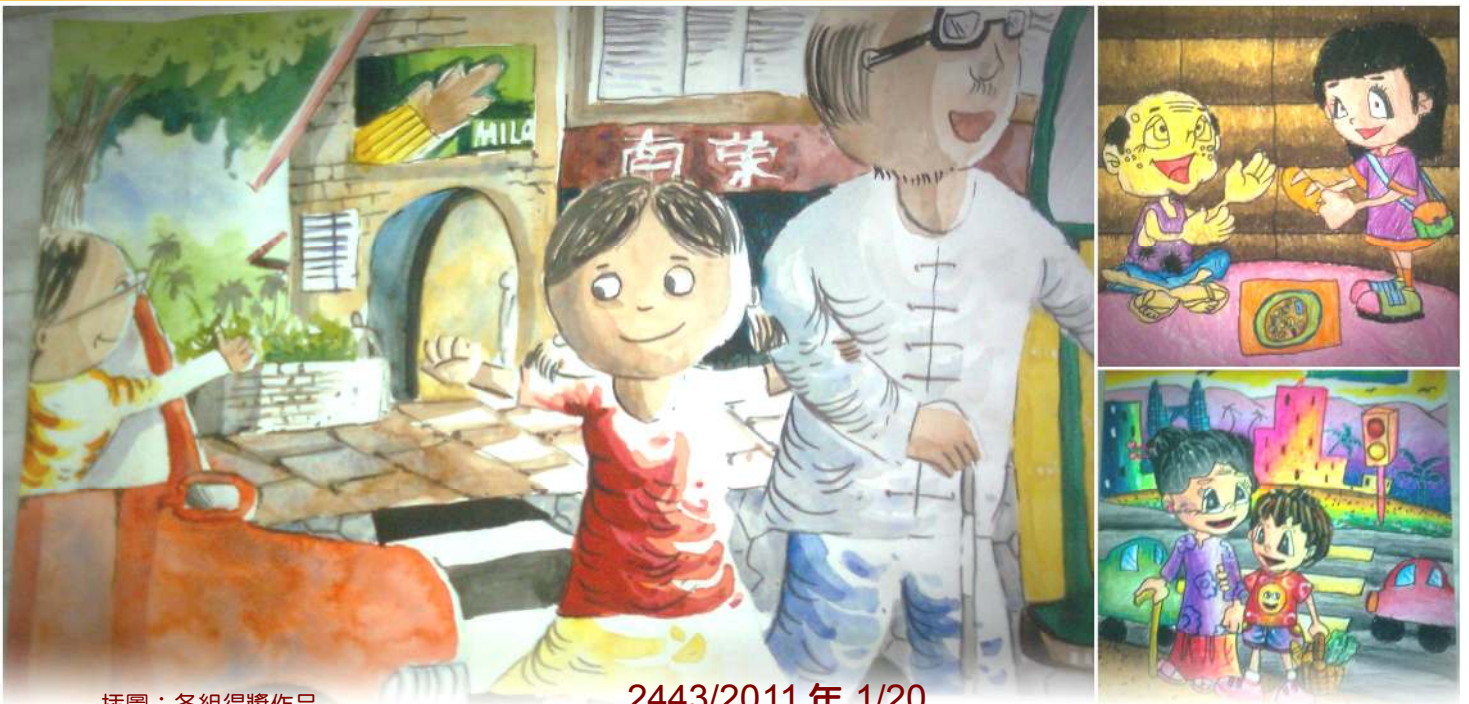
日子一天天的過去，越靠近過年就越緊張，光想著三天都不能講話；而且靜坐一次，就要一支香那麼久，心裏就覺得很可怕。

真正參加了之後，感覺也還好。原本以為一天到晚都要靜坐，可是初階三天的禪修中 師父說法開示建立大家的知見較多，止禪的時間相對的減少，一天有三支香是專注的在聆聽 師父開示。我覺得 師父開示比修正禪打坐時的腿還要痠，因為聆聽 師父講課需要思考，還要拿講義仔細的看，動來動去就會感覺到腿痠；靜坐的時候，反而一心專注在腹部的緊與鬆，相對的腿痠的感覺就明顯的減少很多。第一天，坐了一整天下來，膝蓋感覺有點痛，但是到了第二天，坐禪的時候就比較不痛了。

『安那般那念』的方法，我以前就曾經學過，但只當做幫助自己把「心」安定下來的作用，並不知道有甚麼更深入的意義和用處。聽了 師父的開示，雖然還不是很了解，但明白了這是 佛陀教導止禪唯一的方法。可是現在，忙碌的課業讓我無暇對佛法探求得很徹底，還是等待學業完成後的緣份吧。

第二天 Bhikkhu Aticca 講解佛教歷史。正好高二才剛上過印度地理和印度史，加上以前經常閱讀 佛陀和十大弟子的故事，所以整堂課都不曾睡著，而且還蠻專心的。這堂課讓我對佛教的認知，有更進一步的了解。

這三天，我學到了很多，雖然在此無法一一細說，只是感覺收穫很豐富。但是對我來說，最重要的是 師父的提醒：自己應先清楚了解「我想要什麼？」。我想了很久，發現我要的東西仍然很多，所以還是需要給自己時間慢慢來吧！



插圖：各組得獎作品

2443/2011 年 1/20

捐血和繪畫活動後的感想

馬來西亞 法淨

『和敬』：天地宇宙之間，所有生命群居之處，需要得一個『和』字。

人們之間需要「和睦」，社會需要「祥和」，國家需要「和敬」，世界需要「和平」。因此人與人之間互動的精神，包含了『和』與『敬』，這樣的內涵將輾轉影響，改變人、事、物之間的關係，朝更協調的方向發展。所以應時時刻刻懷著「持平」的理念，「祥和」的心境，與「敬重」的態度，那麼待人處世就沒有想像中的那麼難了。

應以清淨無私的奉獻，一步一腳印實實在在的堅持，並勇於承擔。處事接物更當以『和』為貴，以『敬』和處。

一如證嚴法師的法語：「歡喜做，甘願受！」，亦如戴晨志博士所說：「人在衝突時，都得學習『不對立，要對話』，『不出惡言，不動拳頭』，只要『張開耳朵，真心傾聽對方的心聲和委屈』，也學習『讚美、欣賞他人的善意，並發展相互間的善意』。」因此，所有的改變應從我們自身踏出第一步，有了開始，那麼在改變的過程中，就會發生意想不到的影響力，進而相互關聯，讓事情展現新機！

世間沒有所謂的完美，想像中的完美並不存在於世間。

從一個缺陷的杯子來看，另一個角度所見，可能還是無缺的。只要當下盡力的實踐、認真的體驗，在過程中細密的觀察、真誠的學習、虛心的改變，如此精進不懈，將會有另一番人生的風光！

不為名不為利的參與付出，內在必是踏實的。

公益活動的實施，參與過程中相互間所發生的影響，縈繞著每一位參與者的心思與想法，『和敬』的處世態度，使人格提升，不僅展現處事者的智慧能力，亦是出離難題步步考驗的契機。在互動成長的過程中，微妙的『影響力』扮演著極重要的角色。在自身從佛法得利之餘，公益活動正帶領著「利他行」的實踐。正如一顆種子的發芽與成長，需仰賴四週環境的協力護持。走在前面的人如能把路走好，那麼跟隨後頭的人就會輕鬆得多！

秉持著對佛法的信心，願在此與大家共勉，一起努力，相互加油。時時守持正知、正念，勤勉精進，維護正法長久留駐，延續 佛陀的光明，利益苦難世間！



輪迴的歲月

台灣 法住

我們對「輪迴」總抱著美麗、不實的幻想，樂於繼續受身、希望繼續存在，以為不過是在生死之間瀟灑穿梭、到處逛逛。如同幻想著：不過是換一副臭皮囊、十八年後又是一條好漢，來世可以再續夫妻之緣，甚至坊間流傳的七世夫妻故事…總是戀住於「再生」的美夢中，就好像離婚的人期待下一段婚姻也許會更好。佛陀卻告訴我們，眾生對五受陰貪愛繫縛，如同被繫縛在柱子的狗，不停的繞著柱子打轉¹。

在泰國曾看過這樣荒誕的場景——一根小木樁，還有一條細細的鏈子，竟然可以拴住一頭大象。經由導遊說明才知，那些馴象人，在大象還是小象的時候，就用一條鐵鏈將牠綁在水泥柱或鋼柱上，無論小象怎麼掙扎都無法掙脫。小象慢慢地習慣了，開始不掙扎，等到長成為大象，雖可輕而易舉地掙脫鏈子時，也不掙扎了；這時，大象被不存在的枷鎖牢牢的綁住。佛陀教導我們之所以輪迴不能掙脫，其實是誤認五受陰是我或是我的，而深刻的戀住所致，並不是真的被「什麼」綁住。古老經說與善知識雖如實的提醒了我們「五陰的不可愛、不值得愛、也愛不著」；但最終，唯有親身透過對因緣法的睿智明見，才能不再荒誕地生起「對實況錯誤認知」的盼望與貪愛，以及不切實際的作為，這個結才有可能打開。

佛陀說：想要不再「生」，唯有掙脫對於五受陰的「貪愛繫縛」，才是真「解脫」。對一個不知被綁了多久的眾生而言，修行真的不容易！那是一種思惟模式的大逆轉、違反人類的生存本能、超越根深蒂固的習性。若還只用「改善」生活品質的心態來看待生命，那接下來的人生會如何，就可想而知了，因為即使改善了人生經歷、又能幫助別人，像個天人或善人，也還是不能突破這種不斷輪迴的現況²。世間是因緣的顯現，緣生、無常、苦、非我亦非我所，做「天人或善人」並不保證人生就能「前途一帆風順」，也不會有一個萬能的『神』用「只會遇見好事」來獎勵善人。但做「善事」是必要的，因緣影響所及，必為善之趨勢，為善之事緣，為善之功德，為影響現前之

力勢，這是學法者一學習「因緣法、緣生法」應有的基本生活態度。

我的學佛方式與「生活態度」，在隨佛尊者教導因緣法、四聖諦與如何於日常生活六觸入處做觀察中，起了逆轉—不再以「佛學」來妝點自己，了解那將徒增「我慢」而已。尊者教導我們要觀察、再觀察因緣事實—觀察六觸入處的因緣實況；要思惟、再思惟—唯有依著佛陀的證悟方式正思惟，不是「自以為是」的推測、臆想與假設。讀了《相應阿含》的古老經說—七事修多羅，可以確認一個事實：佛陀與跟隨佛陀的聖弟子，都是已經覺悟生命真相的聖人，朝向斷諸「有」流，盡諸生死，不受「後有」。佛陀與聖弟子們教導我們的重心在：了知生命「苦」的內涵，「苦」生起的原因，如何斷除「苦」，以致達到「苦」的永盡、寂滅。

猶如那隻被綁在柱子上的狗—讓我們看到了所謂的「人生歷程」，基本上是為了滿足各種慾求，而不斷重複地做著類似的事情：忙著填飽肚子、不停的呼吸、需要適時睡覺休息、坐著或站久了會覺得累、不斷努力清洗自己與環境、讀書累了想上網（再好的內容也會不耐煩）、工作倦了想休閒（縱使是自己有興趣的工作）、不時找些成就感與娛樂讓自己開心（但笑久了還是覺得空虛）……，那是不斷地辛苦維護的過程，「一切行」終究都不敵身心在因緣當中遷流變化而轉變了。

我們不斷在「沒有安住之處」尋找一個可安住之處——因為我們不明白五受陰的真相，而對緣生無常的五受陰產生貪愛，不知那都只是在自找苦吃，硬要抓取與貪愛，就只抓到苦！沒完沒了…，在純粹大苦中團團轉…。就像坊間勵志書總是教人要「活在當下」，如果是「專注於眼前」需要被滿足的不同慾望中，不離迷惑、貪愛與執著，這樣的『活在當下』，早已失去了期勉修行者的意義，亦不知修行的重點。

更讓人驚嚇的是：活著就必定會死！即使活得再

風光、再有意義，就算我們不去理會這一事實，它也不會自動消失，更無人能替代。有人會說：「現代醫學、科技這麼發達，可以改善生活品質；有錢的話，可以請人幫忙代勞，購買使用最好的物質所需。」但是不要忘了，那些只是「改善」生活的各種需求而已，所謂的圓滿只是暫時好像還算滿意罷了。只要仍然認不清五受陰真相，必然還會繼續順色轉，順受、想、行、識轉，繫縛在「生死輪迴」裡牽纏不休，繼續結束生「生死」之緣，無法從「老病死、憂悲惱苦」的煉獄中，獲得解脫。

這才發現輪迴的日子過得還真愚癡與可憐呢！不僅貪愛著根本不存在的東西；亦不知現實中緣生無常的「五受陰」是既追不上也愛不著的。當了解緊抓著的「我」才是麻煩的根源後，願意開始改變自己、修正自己，想要盡力於遠離「純大苦聚」的因緣，給自己一個息止苦的機會。

註：

1. 參考《雜阿含 266 經》… 有時長夜，此大地悉皆敗壞，而眾生無明所蓋，愛結所繫，眾生長夜生死輪迴，愛結不斷，不盡苦邊。比丘！譬如狗子繫柱，彼繫不斷，長夜繞柱輪迴而轉。如是比丘！愚夫眾生不如實知色，色集，色滅，色味，色患，色離，長夜輪迴，順色而轉。如是不如實知受……。想……。行……。 (不如實知) 識，識集，識滅，識味，識患，識離，長夜輪迴，順識而轉。諸比丘！隨色轉，隨受轉，隨想轉，隨行轉，隨識轉。隨色轉故，不脫於色；隨受、想、行、識轉故，不脫於 (受、想、行) 識。以不脫故，不脫生老病死、憂悲苦惱。

多聞聖弟子如實知色，色集，色滅，色味，色患、色離 (故，不隨色轉)。如實知受……。想……。行……。 (如實知) 識，識集，識滅，識味，識患，識離故，不隨識轉。不隨轉故，脫於色，脫於受、想、行、識，我說脫於生老病死、憂悲苦惱」。

2. SN1.3 立於一面之天神，於世尊面前，而唱偈曰：「生導死壽短，老導無庇護，觀死此恐怖，齎樂積功德。」 (世尊：) 「生導死壽短，老導無庇護，觀死此恐怖，棄欲希寂靜」。

天神對生老死有所感慨與領悟，他的看法是要做好事，來世就可以生到天界繼續享樂。佛陀同意天神前三句的看法：生命終會到盡頭，壽命是短暫的，年老沒有依靠，唯有獨自面對死亡，但是 佛陀認為齎樂積功德這樣是不夠的，還是在純大苦的輪迴中，更要「棄欲」以達到最後一苦的息止。

禪修心得

台灣 法古

我是在二十三年前接觸到佛法的，當時和許多人一樣，閱讀了一些北傳菩薩道和祖師大德的書籍，也參加了許多佛學講座和課程。但對於「精深玄妙」的經典法義，總是似懂非懂；曾經嘗試過數種法門，卻都無法找尋到相應的修行方法。也見過一些在修行道上薰習已久的人士，言談之間總是滿口經論，顯得修行高深莫測，似乎不是常人所能理解，一旦遇到狀況時，卻往往又是另一種面貌了。有時候不禁懷疑為什麼會這樣呢？也曾經起了放棄「學佛」的念頭，一直到第三年，參加了幾次禪七之後，對佛法的要義，才感覺有比較清楚的認知，但內心深處還是存在著一些疑慮。

今年 (2011) 元月中旬，和友人前往內覺禪林參加共修，在師兄、師姐的鼓勵下，報名二月三日至十二日的「中道十日禪修」，也幸運的被錄取。從初階、進階至中道禪，十日的課程裡：從止、觀、菩提道修證次第、因緣法的正義、及至中道禪

的修證...佛法的內容對自己有很大的衝擊，也有很大的收穫，可說是修行上重大的轉捩點。

聆聽 隨佛尊者開示和詳細的解說，對於因緣法、八正道、四聖諦和佛教史有了更深刻的瞭解和體會，也重新思考以往所學習的佛法內容。並深刻感受到，在這科技進步的年代，想要從傳播媒體或網路上，蒐集各種不同的資訊，實在太容易了。這也包括了宗教和許多的心靈課程，眾說紛紜的訊息，令人目不暇給，常常『悟』與『誤』之間只是一線之隔。能聽聞真實的 佛陀教法，並親身領會這麼殊勝的法義，是何等的難能可貴和慶幸。

非常感謝 隨佛尊者的教導，和許多法工熱忱的付出，才能成就這次的禪修活動。今後除了提醒自己要認真研讀「原始經典」，努力精進之外，更要將所領悟的原始佛法，落實在日常生活中，改變自己，並適時的與人分享。





相伴

台灣 法藏

我與妻結婚至今 20 年，在這些日子裡，共同努力建立幸福美滿的家庭，有她的日子實在幸福到沒話說，然而美好的時光總是無法長久，好不容易可以輕鬆自在的過自己的生活，她卻敵不過病魔的摧殘，離開親愛的家人撒手而逝。真的不知要說什麼，只會看著相片內心隱隱作痛，是心疼，或是需要被愛，已分不清了。總之，還是無法接受她的離去。

就在去年 3 月，主治醫師跟我們說：身體的狀況可能不太好了。建議我們進入安寧療護，雖然生病的歷程已經很久了，但要接受這個事實及死亡的即將到來，叫人如何接受？兩人抱著痛哭無法言語。看著她日漸消瘦，卻幫不上忙，也無法替代，心如刀割。打電話給一位認識的寺院住持，問他：我該怎麼辦？他叫我到寺院拜佛祈求菩薩。一日復一日，內心越來越恐慌，單獨面對摯愛的人即將離開，是何等的傷心、害怕。我們兩個人都一樣吧！

在傳統佛教風俗裡，親人不能跟臨終的人：親密、說不捨的話，或傷心的哭，要一直唸阿彌陀佛，好讓他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不知道這樣做，有用還是沒用？內心雖然徬徨、無奈，也覺得似乎不應該是這樣的。但是，不敢不這樣做，因為：希望讓她能去個好的地方。2010 年 4 月 26 日凌晨，看著她嚥下最後一口氣，心跳慢慢成一條直線。就這樣成為無可挽回的遺憾與懊悔。

在安靈期間，得知周六內覺禪林有對外開放就抽空上山，大師父在佛堂說法，感到有份哀傷的氣息，說法完後，就在樓下等我，問我發生了什麼事？我說：我太太走了。大師父慈悲的說：修行不是修到「無血無目屎」。如同在一輛行駛中的公車，她跟你相處了一段時間，如今她要先下車了，你就好好的跟她道別，謝謝她為你及為家庭的付出，感念她、記住她對你的這份情。她唯一擔心的是小孩，你要把小孩照顧長大成人，她就放心了。人生本來就不完美，你的旅程還是要繼續下去，所以要懂得跟同車的人相

處，也要接納上車的人，在這世上你會記得一些人，你也會被人記得或遺忘，我們都是一樣。

在這一年當中不斷的學習，依循著大師父的教導，在生活中注意自己的言行舉止，察覺並減少貪欲及妄想，關懷、珍惜相遇相處的人，努力盡一份身為佛弟子的責任，就在實踐當中改變自己，進而影響身邊的人、事、物，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在剩餘的時間裡好好「廢物」利用。逐漸的了解到，親情與情愛、財富與地位等等，如同鮮豔可口的蛋糕，刀子一切，原來的美好通通變了樣。這世間所有的一切，都一直在轉變遷流，任誰都沒辦法阻止或掌握，任誰都沒辦法替代與承擔。

在經歷人生的遽變裡，過程是令人驚慌失措與錐心刺骨，深深體會到生死歷程的痛苦。就在這時候遇到大師父，聆聽開演、教授 世尊親說的教法，才得以解開對生命的無知與迷惑，由此獲得生命的新生，實在無法用言語表達對大師父的感激。在過往的人生裏，我一直找不到生命的意義與價值何在。現在，我終於明白了，並且走在實際、安穩的道路上。感謝中道僧團法師們及法友們給予的關懷與鼓勵，讓我能夠走出傷痛。相伴在「法的家庭」裡，真好！

佛法格言

- ◇ 我成等正覺，自所見法，為人定說者，如手中樹葉。所以者何？彼法義饒益，法饒益，梵行饒益，明慧正覺，向於涅槃。(SĀ 404)
- ◇ 於四聖諦未無間等者，當勤方便，起增上欲，學無間等。(SĀ 432)
- ◇ 此四聖諦，漸次無間，非頓無間等。(SĀ 435)
- ◇ 老死非自作，老死非他作，老死亦非自作、他作，老死非自作、非他作、非無因生，是緣生而有老死。(SN12.67)



禪修中師父們托鉢



學眾認真歡喜聽法



佛陀正覺後 2443/2011 年 2 月 3 日～ 12 日
第十八期《中道十日禪》合影留念記



師父在教導學眾即身觀察



隨佛法師教導禪觀次第，舉譬「先明見是滑鼠」，才能了知若說：「是松鼠！」是錯誤！



師父請法友示範：是否有「我」從右邊走到左邊？



佛陀正覺後 2443/2011 年 2 月 15 日
原始佛教正法研習課留影



指導：中道僧團

導師：隨佛法師（烏帕沙瑪比丘）
Ven.Bhikkhu Vūpasama

發行：原始佛教會

發行人：明至法師

❖ 台北 中道禪林 O.B.S.T.-Taipei

台北市北投區登山路 139 之 3 號

電話：(02) 2892-1038 傳真：(02) 2896-2303

http://www.arahant.org

❖ 台中 中道禪林 O.B.S.T.-Taichung

台中市南屯區文心路一段 378 號 11 樓之 1

電話：(04) 2320-2288

❖ 紐約 中道禪林 O.B.S.A.-New York

136-31 41 Ave. Flushing, NY 11355

Tel: 1-718-666-9540 Fax: 718-445-3682

http://www.arahant-usa.org

❖ 怡保 中道禪林 O.B.S.M.-Ipoh

61A & 61B, Jalan Chung, Ah Ming, 31650 Ipoh, Perak, Malaysia

Tel: 05-2410216

❖ 檳城 中道禪林 O.B.S.M.-Penang

77-3 Lorong Selamat, 10400 Pulau Pinang, Malaysia

Tel: 04-2288100

❖ 威省 中道禪林 O.B.S.M.-S.Prai

269, 1st & 2nd floor, Jalan Kulim,

14000 Bukit Mertajam, Pulau Pinang, Malaysia

Tel: 04-5309100

http://www.arahant-mas.org

歡迎索閱《正法之光》結緣流通

pucchati@gmail.com

響應綠色環保，減少紙張，歡迎提供 email，索取電子檔。

* 台灣助印劃撥：50159965 戶名：中華原始佛教會

* 美國護持帳戶：

1. O.B.S. (弘法、助印)

Citibank Savings Account 9930260993

2. Compassion for Children (扶助孤童)

Citibank Savings Account 9946841178

* 馬來西亞護持帳戶：Sambodhi World Berhad

HSBC Bank：202-124475-101

* 版權聲明：有著作權 如為宣法，非為買賣，

不修改、增減內容，歡迎翻印流通。



說法結緣與布施結緣

中道僧團于每周六早上八點起，在中道禪林有原始佛法相關之說法活動；此活動並與台中、美國紐約、麻州、紐澤西、馬來西亞怡保、檳城、威省同步連線，歡迎十方善友蒞場歡喜參與共結法緣。

中道僧團謹守 佛陀戒律，不受取、不積蓄、不使用金錢，除接受信眾上山四事供養；並不定時托鉢遊化，歡迎大眾隨緣供養。



顯揚真義——回歸 佛陀之道

中道僧團 主辦 原始佛教會暨中道禪林 協辦

日期	時間	主題	內容	活動場所
2月15日～4月19日 (4月5日清明節停課一日)	每週二 19:30-21:30	法眼清淨 回歸佛陀之道	正法研習課程(可現場報名)	台北-民有里禮堂 台北市民權東路三段 140 巷 15 號 4 樓禮堂
4月9日(週六)	09:00-16:30	止觀正行及次第		台中分院
4月16、17日 (週六、日)	09:00-16:30	原始佛法的 修證道次第	從原始佛法看部派佛教的 空有之爭	台大校友會館 3B 台北市濟南路一段 2-1 號
4月20日報到 4月21日～4月30日	17:00-21:00 報到 4月30日 16:30 離營	《中道十日禪》 (第十九期)	初階、進階、內覺禪	台北中道禪林
4月21日～4月23日	04:30-21:00	《初階三日禪》	止觀正見、 安那般那念、止禪修證	與《中道十日禪》19期 同時進行
4月24日～4月26日	04:30-21:00	《進階三日禪》	禪觀正見、息障禪法	

以上活動報名網址：http://www.arahant.org 傳真報名專線：(02)2896-2303 洽詢專線：(02)2892-1038

2011年5月 中道僧團在馬來西亞弘法行程預計有：

5月8日吉隆坡北郊禪林土地布施慶典，5月7～13日北馬各禪林說法，5月14日吉隆坡道場啟用，

5月15日馬來西亞、台灣、美國各中道禪林連線同慶衛塞節，5月16-22日宣法於麻六甲，新山的新禪修中心。

馬來西亞總聯絡人——中智法師：04-2288100 或法慧師兄、法摩師兄

網址：http://www.arahant-mas.org E-mail: retreat.committee@gmail.com